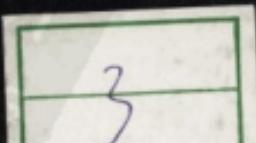


太史医案初稿

中医诊本医案

(五)



太史醫案初編五

卯

誠子八則 嘉慶四年四月初一作

勤儉孝弟

勤儉爲人養生之本孝弟爲人保命復性之原蓋人有田不耕有技不習有書不讀則食從何來錢自何至幾見先貧後富錢穀豐盈未有不由苦力勞瘁儉嗇自甘者之所得乎又幾見遊惰之子花費錢穀之能終身溫飽而不餓死道路者乎此勤與儉爲人所必需者如此然徒知勤與儉而不知已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吾愛吾身而不愛及物是爲不孝吾愛吾身而不推及兄弟是爲不弟幾見自古神聖身爲天子而不推崇父母兼及兄弟身爲盜賊而不連及父母貽累

誠子八則

勤儉孝悌

同氣者乎。但不孝不弟人多自忽其在父母不獨侍膳寢問朝夕所
需毫不可缺卽其語言據突形色不和是卽不孝所由起也。縱使幕
餉脩具而志不與親迎實與養犬馬何異是尚得謂之孝乎。其於兄
弟而見無端鬪起蕭牆變生口舌當聽族講和縱或不令亦不可輕動
紙筆妄告迨至橫逆頻加族有挑唆詭僻牟利扶同扛幫有非理道
可以抵制者則不得不借官法以止其變然亦稍可卽止不得極力
追求此是萬不得已之事若止錢物細故而卽爭競不已并挾婦女
子姪扛幫是尚得謂之弟乎余愧年已八十光陰有限第恐爾之孫
子先不振作自興或入遊惰其體以乏其身以致身絕嗣滅并或

內有知世艱苦。稍有餘積。或見世尚繁華。衣服器皿食物。皆以時計。
老拙古朴。笑爲無用。以致色色趨時。銀錢漸耗。加之生齒日繁。坐金
目消縱。使不賄不嫖。不好不僞。而日積月累。囊篋空虛。自有轉而必
敗之勢。又烏能就裕後而爲一世完人哉。昔子朱子之釋論語色難。
句有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怡色。有怡色者。
必有婉容。又後人之作色難文字。有曰。父母之前。既不可以理義之
說。繩又不可以賓客之禮待。此是論孝之至。至論人之窮通。孟子則
去。生全出於憂患。死亡由於安樂。肯哉斯言。愿爾日誦其說。以訓爾
之子姪。而力行之。

讀書守法

書之爲用甚溥上則爲聖爲賢爲卿爲相無不出乎書中所載以爲佈施使之民無犯法下則爲士爲農爲工爲商爲賈亦無不出乎書中所載使之各盡其長而不致身有所犯此書之不可不讀而不僅供作爲文字弋取功名而遂已也但人每謂讀書一途多有費盡錢文教了而子一無所成且更憐其四肢功荒業廢至老飢餓而死則反不如置書不讀之得留其家產并或以利營謀日積月累而致千倉萬箱舉目豐隆以爲子孫之計豈不甚善夫獨不思書如不讀則太義不知視父母等若陌路人等於禽獸無異書如不讀則氣質不化

而所言所動類多村魯坐作進退本不如法等於牛馬何殊書如不
讀則舉目皆封文墨不曉而離經畔道之語得以流入以為詩書九
家所棄書如不讀則凡律例所載奸拐賭博私宰私鑄私販無不可
以任意妄爲又烏知其於例有犯於律有乖而致辱身敗行家產盡
絕之爲害哉且獨不思孔子之論齊景有馬千駟死日民無得稱伯
夷叔齊餓於首陽而死至今稱不絕口顏子簞瓢陋巷自人視之其
憂不堪而孔子則云其樂不改反譽其賢至於命短不壽在孔子則
曰朝聞夕死於生無憾在孟子則云盡道而死是爲正命并云樂鳴
而起莘莘爲善是爲舜徒莘莘爲利是爲盜蹠可見讀書即是守法

守法由於讀書君今細爲爾囑凡詞訟任有不平不宜輕起起則敗名喪節衙門不宜結交交則忘親就踐閭閻故殺傷命例禁綦嚴非絞卽斬賭博捉獲律例有載輕則枷責重則遣戍私鑄私貨私販固屬違例不宜妄行卽私盜一節貪賊私食亦看官府寬嚴以爲遵守否則有犯墳墓被人侵佔若不經官審斷擅自開挖則絞主人之妻擅娶是名買休隔手快娶亦屬犯法例應斷離財禮入官充公不得稱有婦人貌字抵飾姦拐致婦含羞自盡律應絞抵族有滅倫不法止宜送官重究若竟削其譜劄於律大有所碍國課宜早輸納不得貪賊私付書差包完致陪契約價銀年月不得空白後填致于

察究。授稅宜將銀約全支。不得貪賊。輕信衙門延擱。及貪一半掛號。
及累。凡此皆屬守法大概。餘則詳於思患預防中。以見書不可不讀。
而法不可不守者如此。

敬祖收族三

族者何是卽我祖支裔所共聚。祖者何是卽我祖我宗支裔所共尊。故敬祖卽所以收族而收族卽所以敬祖也。柰何人各有祖而祖宗之靈原賴乎祠宇以棲祖宗骨殖原賴乎墳墓以固祖宗祭祀原賴乎祭田以供知其祖之當敬而卽建祠以棲其神買地以安其魄買田以供其祀以至晨昏朔望香燈不絕則敬祖之能事已盡而又將祖祭田輪流管理年清年歛簿帳井明有償則查本年之餘而悉償之戶欠則查本年之賬而悉取之總不假借存積以爲捲吞留債不還以爲磊筭此是真正敬祖無有可議如其祖祠不修祖墳不顧祭誠子入則

祀不理朋党勾結彼此欺瞞經年不筭有債不還有久不追以致祭
祀有虧香燈有缺在廟紳士各自爲黨此謂彼詐彼謂我虞并或藉
有祭祖爭田奪耕恃衆持械毆殴傷命以大欺小以強凌弱成其重
案如廣東等處族大恃其祭田廣置丁繁人衆殺死多命節奉官府
查全謂其祭產不宜多蓄多則滋事各官洞見是情卽爲出示節制
余已將此告示刊刻譜首令各共曉凡此皆是有祖不知且并不知
有族者之所爲耳夫旣不知敬祖則又烏知有族其收族之法大約
族大則人衆人衆則當將其宗譜以修但不可召無子姓使其混入
以亂我宗其次則以每年祖祭之餘設其鄉會科貳之質以惠士子

或設族學之俸以重師傳。或設小考卷獎以獎後進。更或祭有餘利。
隨其橋梁道路應助多寡而酌與之。此是至公至正之行不可從中
阻遏。至或族有結搆。則當審其是否確據。以爲勸解。但不可信一偏
之詞。以爲固執。且并不可因其不聽。而更爲之唆告。乃有一種生業
不事。以衙門爲生涯。或因至親平昔慳吝。不爲周給。則捏湏契不稅。
停棺不葬。同賭同嫖。造批訛。詐尤屬昧。其天良忘其一本。迨至經官
審斷。輕則笞杖。重則枷責。是徒使人耻笑。目爲匪類。凡我孫子。當以
余言爲是。

遠邪崇正

四

邪者邪於一偏之謂。正者正而至正之謂也。邪則所爲在利。正則所爲在義。邪則當言不言而意別有所注。正則當言即言而志一定。不棊邪則坐作偏倚而眼多四顧。正則舉動無虧而言笑不苟。邪則皆地慄懥而行多詭僻。正則當場直截而詞語堅勁。邪則絲毫必爭。飲食必計。正則克己待人視有若無。邪則與邪爲朋而見正則避。正則與正爲友而見邪則憎。但邪心意莫測多善誦媚每欲附正爲害而正精力不衰尚能拒絕若使年已老耄精力不勝其邪最易眩惑所爭只在毫厘而事判若天淵。將正從前所爲硬直心腸正直無私品誠子八則

行名節未必不因此而失。正如人逢毒中藥不可解。今欲得其治療之法。湏於夜靜平旦始能一旦覺悟而不爲其所惑矣。余今年老亦被奸媚。但此止屬小害。寃無足計。惟有邪教惑衆。名爲消災實爲聚衆謀爲不法。尤所當絕。至於衙役亡命。皆非善類。不可聽其空談。致壞名節。均宜筆記。以見奸邪萬不可伍。以爲余之孫子囑。

茹苦甘貧

五

貧有出於游惰而不事乎生業者。其貧本是自召而非妄分之貧。其貧之苦雖茹而不甘。貧有出於老耄而子又多而幼不能繼其口者。其貧本自天致而非人力可挽。其貧之苦不得不茹而甘。夫貧衣不能禦寒食不能充口可謂苦矣。其苦安甘若欲無作妄爲反苦爲甘。上有天理下有王法其苦更甚。且人生有是心心既與人皆同則甘與人皆好苦卽與人皆惡奈何我欲其甘而使彼反受苦我惡其苦而反使彼欲甘正如割人之肉以補己瘡其心大與人殊且天生我面目旣不與人相同正是天欲分其品彙別其良枯孰是爲善孰是誠子入則

茹苦甘貧

入

爲惡。孰是爲善而應甘。孰是爲惡而應苦。孰是行惡而苦來。若使反其天良。作其不靖。則心可變。而面與目難變。爲問上有天理。本心既生。面目尚在其。尚可以對天否。下有王法。面目未改。其尚可以脫逃否。且人生有是心。心能安分茹苦。是已全其心也。本是心以全其面。心正則面目自可見。人是又全其面也。故苦不可不茹。苦茹則貧甘矣。貧甘習之如常。則茹自不苦矣。吾今細爲爾囑。不茹苦茹。則貧甘矣。貧甘習之如常。則茹自不苦矣。吾今細爲爾囑。爾或貧不能甘。則當苦以守之。而不失其本然之心。本然之而爾不茹苦。而妄作妄爲。稍蠹。囚獄。其苦如何。不如作出人。憲盡其事。之當茹苦。而妄作妄爲。稍蠹。囚獄。其苦如何。不如作出人。憲盡其事。之當或窮。或通。不假福爲存。本然之心。以對天。守空面目。以見人。安在苦盡。而甘有不見。來窮。極通。有不見。至吾決未之信也。敢特筆此。以爲沙。歸。

審時度勢六

天下事總不外乎一理。以爲推究。然理有一無二。而理之在於人身。又當統其時勢而兼察之。則理始行於世而無碍。蓋時有古有今。凡物有在於古而云貴者。今則競轉而爲華矣。古有價云賤者。今則競尚而云貴矣。并有古所共尚之事。今則議爲過侈。古所共尊之禮。今則議爲瑣碎。而且歲序有遷。寒暑有易。豈非時有不同。好尚各異。而不可以一律定乎。若在乎勢。既有強弱之分。又有貴賤之等。親疎之別。并或地道有阻。閑隘有滯。命運有牽。禍福有變。豈非勢有難爲。而不能以卽爲者乎。但年少無知。頗多性急。行無不敗。若是老成。自多

審顧然余。竊謂古今世遠地圖遼濶審度甚難惟有讀書出仕久登
帝闕歷覽既多上可通古下可通今中可察人而知孰盛孰衰孰強
孰弱孰衆孰寡孰優孰拙孰同孰異孰邪孰正固能燭照數計若止
住居鄉曲。渺見寡聞則惟取乎一生自幼歷今之事以爲計較一鄉
一邑之事以爲窺測知其事與時宜而無陷害則行知其事與勢阻
而有傷損則止如其閑都過境則又當就是都之時與勢而細較之
勿以一都一邑自謂所見無不相同而卽置而不審也

思慮預防 七

此今生齒日繁日用食物數倍於前名利場中實無餘地凡屬當官書役遇其本官清廉不敢舞法作弊否則書役多有私事業徒及或親屬千般捏告苟非洞悉世情通曉利弊不無有累自當思慮預防如報命報窮原屬重情報命則當實指傷痕見證以便審定并不可將屍移動致干重譴若已掩埋及無真正凶首任意妄告官則先將苦主磨勘以防誣賴報失止屬衣服物件自不明贓官自爲筋捕蹕緝與主失主毋甚盤詰如其被失在銀平色俱足耻已滯貲自應先將報失之人或是已在对面賭嫖特爾與人令夥之銀捏報

圖侵。或是有在局幫雇及子弟瞞其父兄行竊應卽飭差拘其
家屬反覆考究此屬定例莫移凡值此者湏於未報之時先將已心
自問并喚一家大小工雇及同在局來往之人多方細鞫有疑則當
自此知無他盜被劫是實方敢呈報報詞宜簡淨不得東扯西拽銀
數平色錢件及銀來路務湏一聲明若是夤夜被劫賊已傷人其
命已頽其責在官官卽通報如其刦未傷命官因情節重大多喚事
主細究恐其以偽作真若果情實無隱卽當向各文武上下衙門具
報若止些微小竊旣未獲有確據自不得任意妄指其或在於先所
拿獲止應喊同地保將賊護送到官不得私自刑拷及或縱憐并或

勒寫供字。蓋供字原是官府據犯所供直屬民間不得私行卽賊或
肯改悔寫立議字其字語句亦宜公平不得惡字惡句挾令彼寫捆
械到官既與官府面情不合又恐賊藉有繩索自輕生致受重累不
可固執謂伊是賊儘可處死衣服來歷不明不得貪賤私買尤不得
貪利私當首子不法本屬分所應爲但旣將子出首自不得於首後
更求子生且不得更於首時牽控他人社倉官押領官雖屬公事但
恐或有地棍借此生端反受波累稟辭自宜委婉鄉中或有小事聚
衆擾嚷揣分不能節制應先自避不可同入觀看致惹重禍買賣田
產最宜分明白契契中要字不得故遺外添及另批載使官多有斷

僞中証人名買賣親友均宜並寫不得此少彼多以生偏租價殖慮
候業空方清收數雖於契尾之後載有收足二字但何日付銀何日
找足應另索一來去收批補貼方是不得使彼移時聽唆捏故控討
過帳應於未賣之先查其方訟字號米銀多寡來戶載入契內過割
不得留於買後致彼翻賴田宅出質於人耕種居住仍湏查伊現耕
之田現住之屋有無與我田產連界連則不應出質與彼致令混指
後難退脫共田屋之側更湏查明不令私懇私造并時防渠貪錢轉
質於人及被原賣田屋之人鑽頭霸佃搆租例應冬時起耕若於春時奪
作有犯買賣令賤既宜出本均勻猶宜才力克稱凡一切貨物路道

不曉人面不識，利弊不知。字跡不深，并或貪大好勝，聽夥指揮，全不經營，未有不敗買貨銀錢，在店自應，小心繫固在外，不得私放衣箱，須用緝袋盛貯，綁入身腰，或用布袋過肩，以背俱用衣護。若果銀多，慮將其銀明打丁包方是路途有失，自有過腳夫行夫票，船行船票，可質，不得謂銀不可指明。正是指明以防暗竊，放責止是長行加二，若利至三分及以利作頭，再算有禁所控戶婚田土，雖屬小事，然必年月日期証據分明，不宜擴拾閑詞，又有惡鑿空樣，令官見飭閑改，身受重傷，自應即時稟驗，以便立案。若不經驗，歸審供稱，驗無錢文，易濟住居在於該里左右皆屬親友，稍有來往，恣害禪壓甚衆，不致

受欺若在異地居住異處討親外戚甚近弄窮甚易并或敝其本身
已故父母俱喪惟有单妻及子年幼多方作弄家財盡歸外戚及至
內族知風遠不能收買地葬親在於近地則可若至隣府隔縣欺侮
甚多控告則難舉動需費路遠山迢守候非易更宜思忖凡此皆是
防患大要自當遵之以爲爾之孫子勗

持盈保泰八

凡物不可過盈過盈則上無君王下無父母自有滿而必傾之勢余
思未盈之先在上或因君有所寵在下或因父有所愛習於君父之
側自謂我已能矣他無可及使稍於此自持而嘆之臨我寵我者
非君也耶胡爲而不畏生我愛我者非父也耶胡爲而不敬蓋仍本
平畏天之心以爲則敬親之念以爲準則事事小心而不敢涉苟且
以欺君事事誠敬而不敢懷傲忽以自屬豈君父無此察識才明而
竟任爾作弄僕爲玩妻者乎然君與父覩其所行不合或微微色微、
則當承其意而改悔之俾君與父謂其偶爾不檢情有可原柰何因
誠于人則

其才能見寵。羈則因是而狎。狎則因是而驕。驕則因是而玩。玩則分不可爲而竟漸次而爲。義不可失而竟漸次而失禮不可踰而竟漸次而踰事不可僭而竟漸次而僭是尚得謂有君父哉由是語言搪哭事事罔顧在君與父怒氣方形而彼猶若罔知正如水滿則盈盈則必傾天下烏有既盈之水而不見其卽傾者乎及至君父面飭怒氣已見加之刑楚目悔莫及以視昔之盈盈而自得者今則英氣盡消其相去爲何如哉但此持盈保泰不獨子臣在於君父之前分應如斯即使處鄉處族待子待姪亦不應以盈滿之心以爲放肆之行蓋人各有其心各有其志如順其情以施則人無怨逆其志以行則

人有撫若使事事由己。悻悻見面而不謙以待衆。和以待下。烏在不
大。獨不覩易之謙。有云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
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不可踰。則謙實爲持盈保
泰之道。而盈實爲滅身招禍之由。吾今細爲爾囑。凡事湏先明。分分
明。卽以保身。若分亡。則身與之俱亡。次卽在於明理。理不越。分理明
而分與之俱明。又次在於輸情。情輸則暴氣不生。戾氣不作。而尤怨
悉泯。聖人云恭則不侮。寬則得衆。又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
恭。夫驕盈也。泰卽不驕之謂。可見持盈保泰在上待下。且然。况子臣
弟友乎哉。以上諸條皆是人生大要。不可不細體會。其餘瑣碎家常、

余已立右閣書另載示知凜遵此不必贅



壁林行七

板七片

卷五病說總目

標題

小便短濶

大小便秘

淋症有論

溺血

便閉

酒積

蟲癟

癰症有論

痃癖

強中陽縮

遺精

經閉

經痛

倒經

妊娠遺尿

胎動

不產見鬼

產後脫血

麻症有論

眼目

起脹

痘症

瘡癩

溝槧

梅瘡

天花泡

後跋

治縣前姓涂字飛遠肝氣內勝小便濤案

百四十

歲嘉慶丙辰冬臘余縣有一姓涂自吳回歸知余在府治病有效遂以已犯痴病告余并聞余族雜翁患痴得余治效茲特來歸求診余診左關洪大而浮似屬有火。鄰見不數而滑又似有水。再診右關亦屬如是。余問小便必短渠曰正是。又問症有何見答曰左邊不敢側卧。余曰胸必氣脹答曰亦是。遂索紙筆開方。沿用附子三錢龍骨一錢茯苓一錢川膝一錢車前一錢半夏一錢生姜二錢故正四分。嘱渠照單即服。但水宜少不宜多。次早余診左關脈平大半右關亦是。遂問是夜小便清利否。答曰數月小便艱澑昨夜竟得兩大便壺而

安余始問渠在吳曾服何藥答曰所服俱是耆术附桂余日病病在下何以用藥上下皆補此奇事也渠卽索余改單再服余曰單不必改但照原單再服一劑此病據余所見病已全愈嗣後藥不必服并有一切記是病酒濕戒飲凡一切鷄肉海鰣鮮魚大蒜燥動肝火之物者最忌是時傍有一位密言此翁最喜酒飲恐酒難戒論鷄今冬已在吳城食過三十餘隻余曰此症在藥錯服者木在食錯服鷄肉以致病見日甚切記自後病愈藥勿妄服及至次年正月途遇是翁云酒已戒藥不再服而愈因筆記之

雞酒皆動肝火者木又礙真陰知其病根在是亦在是

是見

治同族太學字方策在撫城校內大小便秘案

百四一

凡人平臟有病不獨用藥不宜偏寒偏熱。節其藥之達表達裡行上行下亦必細爲審較。而後知藥宜表又恐於裡有碍。知藥宜裡又恐於表有碍。知藥宜上又恐於下有虧。知藥宜下又恐於上有損。至於藥宜寒用則恐於陽有傷。藥宜熱用則恐於陰有刲。審是則藥竟無可投之味。而病竟無見愈之日。惟於臨症之時先湏窺其病之發處。有何應平而不敢過寒。有何應平而不敢過熱。有何應土而不敢過升。有何應下而不敢過降。有何於裡而不致表有遺。有何於表而不致裡有損補之恐邪。有助消之恐。正有虧又慎在於平昔穿其微寒。

微熱之藥平補平散之方。并又知其何味服有何碍。而後因病較量。
始得此治平。臟平病之有難治者如此。歲暮慶丁巳夏五余治余族
字方策始在府棧。冒有寒暑。其體火本甚微。水亦甚虧。體瘦神怯。遇
病藥不敢動。偶因客至。悞食西耳炮肉。又兼食過糯米大棗。脾已濡
矣。以致胸膈不快。大小腹脹。二便不通。每睡必要雙脚豎上頭。要並
下。使於此時微用疎表寬氣輕平不熱不寒之劑。亦可漸愈。乃竟捨
舊服過自术首烏補藥以投。以致胸膈有阻。氣不宜通。二便見秘。繼
卽用辛用溫以疎。則於真陰有碍。用苦用寒以降。則於脾胃有損。復
用下藥以投。雖於大便稍通。而小便仍然逼迫。誠恐藥緩不救。傾刻

告變。一時路遠難歸。將何所恃。余思小便不開。再下不宜。惟有藥其
清利車廁。改用茯苓澤瀉。取其淡滲。不寒不熱。又用龍骨以鎮肝龜
板以和陰。但膀胱小腸既先用藥過甚。恐左右清氣下行不至。應用
柴胡桔梗一二分。以升左右清陽而行小便。再用伏毛川朴二三分
許。從中活動。令其陰不致凝。滑石阿膠火麻以潤大小二竅。使其水
道開而不閉。更用生姜三片。以去其寒。淮山白芍釵斛以養脾陰。乳
香沒藥鬱金以活氣血。一片溫和。服之陰不見違。陽不見旺。升之不
致過提。下之不致過降。誠爲此病對症藥方。是時服止一劑而氣畧
平。尿通而短。再服二劑。三劑而氣更平。尿亦隨氣而更通矣。病愈余

因溯其發病之由詳其用术之慎用下之法活變之方其中自首至尾無一稍偏病卽見起藥歸於平效卽見奏其殆針芥不差藥之響應如此并且問渠病時因何脚欲上豎頭欲下垂渠曰頭欲下垂喜其口內之水得從下垂而出若頭不下垂則下小便閉而莫措余聞其言始知頭欲下垂實是水欲上出之義然猶未知血廩亦屬如斯至嘉慶戊午新正余徒姓張字廷憲問余伊曾經治伊族牙衄一症竟有脚欲上豎頭欲下傾之奇其病彼未敢治後服芩連而致眼目昏曇譖語見鬼面青而終余曰此症必是好酒所致渠曰果是余謂病見牙衄已是內血溢而上沖故爾壅心而鬼見壅眼而且盲壅頭

而頭昏是以導微上聖頭欲下垂。血其少活矣。醫者不知上病下
療之法。乃竟恣肆夢連而不引血下行。其曷以止上逆之勢。猶之方
老小便不通也。記上瘧若不急爲開導亦必死。見漆心湧頭湧目以
垂於死而後已。於此知頭下垂不獨尿閉血癥上壅如是。卽凡水腫
而見汗出如雨。婦人經逆而見口鼻血出等症。多無不如是者。矣。若
從上治皆不得法。故並記之。

平臘病甚難識。亦難識。不細審視明確。皆訛損。誤以假代真。觀
此知其用藥所生種在毫厘間。

病實急迫。則用藥亦平易。正是平易之中。具有奇效。固可顧

之旨。故能如此。此段

此症本是水僅一勺火止一線若藥稍涉一偏便有彼此爭衡勝負立見之勢所以平臟之人無傷則病易治有傷則治甚難故用藥之當潛心回顧而不可歸一偏以爲治也

門人張廷執

藏體以平爲貴若平中寓偏便有彼此爭鬭不容獨立之勢此平臟藥治較之偏處用藥之更難也故凡勞傷蟲膈之症多有見於此種藏體之症若治之不慎必致僨事可不慎歟

謝玉堂

治余元孫乳名建兒大小便秘案

百四二

治病用藥不可一往直前最宜審症明確若審其症已明藥已有效其藥即是病對及至服之既久病應見愈而卒不見甚效且更生有別症者不可竟將前藥頓改應將就其所變之處再爲審視果爾藥性寒熱委於病無不合惟於藥之宜上宜下宜表宜裡或有稍得非或藥肆等藥稍有變易混冒及或病大藥小口腹不慎亦當重爲計較歲乾隆癸丑余在余縣仙七都崇陰診病忽接家信云令元孫建兒現服姜半丁叩之藥二便俱閉余思建兒臍素偏陰自初生以迄今日不云是藥燥故爾二便俱閉余急務卽回歸其在常情也

已兩載矣。無日不服附子。無日不不服丁毗。病時服無不安。不服則不安。也是藥本非今始。且昨出門之時。余見是兒仍是原病。豈一晝夜而卽病變。藥變有如是乎。揆之情理。應不有是。但今二便已秘。是卽虛語。再四思維。情實不解。若陡將原服藥變易。不無妄鑿。或是丁毗過服氣有所陷而然歟。此症余於是見。素未有見。余卽信回可照。原單止加桔梗一分。服則二便頓開。若覽不開。今夜可卽着人趕余卽歸。有效可不必來。是夜信未見至。次早亦無信回。諸友在席。爲余慶。曰。孫未有恙。故獨無信。自此余在病家。又已十日。歸卽叩問孫病。如何。其父答以服過桔梗。不惟大小便頓開。并舊一切諸病俱除。余曰。

一分桔梗靈效如斯。何其捷也。嗣是凡服過降氣之藥。氣下陷而不上升者。服無不應。但不敢加只壳同投。余思此病屬於他人。屬於他醫。決不再用原單。卽加桔梗。桔梗亦不止用一分而止。旁有一人叩問其故。余卽反覆申明。蓋人上中與下。分爲三焦。三焦無一可閉。若一焦氣有不均。則諸焦與之俱閉。譬之水注於壺。旁有竅穴。可無閉矣。若土緊閉其蓋。自有氣不宜通之弊。應於上蓋之口。微挈其弦。使其氣過而下開之口。其氣與之俱通。而水可以出矣。至用桔梗一分。不過因服降氣之藥過峻。並非本氣下陷之謂。若本氣下陷。卽用參耆。未必遽升。此理甚明。人何不曉。但人惟見一便秘。與

開口便說是火宜涼。又見藥用姜附。開口便說藥燥。信口猜疑。隨聲附和。粗心浮氣。以致病多夭折。生民塗炭。豈理也哉。

一分桔梗。而卽使效立見。實是醫中神手。門人張廷獻

案中所論三焦之氣。必得上下均勻爲是。若一焦不均。則病不協。豈盡可以火熱爲疑。而必進用大小承氣之克治乎。說理雖屬無奇。但非醫理融會既久。不能有是姪紿之。

活族叔太學肇修淋症案

百四三

治淋進用黃柏知母及或七正八正四苓等藥人誰不知然亦須相人身臟氣及今所見病症以爲追求如余族叔太學肇修肺氣本弱凡見太陽濁必淋滴作痛避於風日不見處所身上又覺作冷脾胃亦不甚健每逢肥膩覺有所畏即飲多食又覺脹悶不快進用辛燥疏導之藥淋更滋甚進用輕平清涼之味雖淋暫覺稍寬轉則照前更劇且彼素看坊板醫書內有黃柏滋腎之句竟信是藥確於腎經有補每逢淋發卽爲投服詎知淋固不除而發痛則難忍且更見有精遺昏憊之象矣余向因便過渠胗視遂用補脾清熱滋陰之藥錯

雜投服功亦頗見，病亦半除。且越半載，病漸告愈。但未淨盡，中有一
醫教用歸芍，收效甚在初服。效亦頗有，及至再服屢服，不惟淋既不
除而食竟不克入矣。可危是時彼知藥誤，始着伊親來城趕余商治。

余胗右寸獨微，右尺獨旺，因以二脉獨見爲主，恰合症見惡寒遺精
相應。遂用黃耆八錢大補肺氣爲君，肺既虛，脾自不健，故有食則
不消之虞。更用白朮四錢，微補脾氣爲臣，脾氣既薄，腎水腎火亦微，
故精自不克固。又用附子補火，菟絲補水爲佐，內加龍骨以鎮肝魂，
百芍以斂肝逆，則肺腎交固而無遺脫之象矣。時有議此治雖當補，
但耆朮與附不無過重，况氣、膏、瘀與石五淋，在書已言，皆屬腎虛。

而膀胱生熱水火不交心腎氣鬱遂使陰陽乖舛清濁相干病在下焦故膀胱裡急膏血砂石從水道出焉于是有淋漓不節之象甚者閉塞其間令人悶絕凡小腸有氣則小腹脹小腸有血則小便濇小腸有熱則小便痛故仲景製劑則有赤苓赤芍梔子當歸甘草燈草名爲五淋之飲並未見有著附如許之重余謂五淋之名止言大概其論熱則已燥濕則忌補不可易如此。然須審病症麻明確方是。若淋革痛果不可忍手接熱如火烙血出鮮紅不黯淋出如砂如石膀胱下妨悶煩躁熱蒸六脈沉數有力洵屬實熱故書有用犀角琥珀亦考生地丹皮紫苑鬱金紫草蒲黃白茅根藕節牛膝桃仁以治血

熱滑石冬葵阿膠以除熱濇甘草石羔以除熱痛竹葉梔子連翹麥冬以清心煩黃柏黃芩黃連以除實火大黃朴硝知母以除實熱燈草木通車前川練子瞿麥石葦猪苓澤瀉扁蓄草薢牡蠣鮑魚以導其濕枳榔只壳以順其氣如其莖中不痛稍喜手按或於溺後腹痛稍久則止或登廁小便濇痛大便牽痛面色發黃飲食少思語言懶怯六脈虛浮無力是屬虛寒凡此皆屬偏勝豈可堪用清涼之劑而不進用杜仲肉桂川芎香附續斷之味乎又當可川冬葵滑石之劑而不可用死糸萸肉沙苑五味欒實蓮蓬覆盆子螵蛸鱠膠山藥蓮子鹿茸白芍味乎又豈堪用鴻臚之品而不進用附子乾姜細辛葱白韭白

木香射香烏藥茴香石菖蒲沉香砂仁之味乎。又豈可用攻劑而不
可用人參白朮黃耆鹿茸熟地補骨脂巴吉五味子淮山當歸枸杞
早仁遠志首烏以補之乎。如其革中痛極六脈洪數而若不甚有力。
飲食少思而神不見昏倦溺節滴點不斷而出則無砂石膏血脈卽
虛軟無力而血反見鮮潤腹卽脹硬不消而氣短續不接是爲虛實
兼到凡此皆屬平臟且實而見身熱不渴及或血在溺先苦痛難忍是熱在
於下焦血分近道之處身熱而渴血在後而滴其痛不甚是熱在
上焦氣分遠道之處實中夾雜虛見小便不痛而濁及或閉脹牽引谷道
溺血硬痛是虛在於腎陰虛見語言懶性飲食少思觸道滿痛是虛

在於心肺與脾。虛中夾雜以此分辨。自無所悞。今肇翁之淋。本是虛在於上。而下命門之火亦虛。故不得不隨所見進用者。木附子以補其虛。虛補而氣血均勻。自不致有痛澀之弊。而何必拘用四苓。人正及地。茱補水配火之味乎。

淋症重用者。木附子實是治所罕聞。穿之仍不失乎正理。男省吾識脉症既認明確。則著木附子。又何所忘。正書所謂有病當用之意。
姪綏
之

治山西沁州花毡客姓何某某溺血案

百四四

病有見於氣分者、應從氣分追求、見於血分者、應從血分醫理。若病在氣而用血分之藥、則藥自不克應。病在於血而用氣分之藥、則藥自不克應。乾隆壬辰有一花毡之客與余同船上漢、自道伊有一病甚苦、每月小便溺血、作痛、屢服清涼行氣、渴火利水之藥不應。招余爲彼診視、余見右寸肺脉浮洪、左尺弦濶、知是肺熱移於小腸、血分問渠向服何藥、渠曰：總是五苓、四苓入正、問其飲食是否減少、答曰如故、遂用黃芩三錢、生地三錢、阿膠一錢、甘草稍一錢、噙其口服一劑、此藥服至二劑而痛減、又服二劑而血止、再服數劑而小便如

常余喚渠禁服前熬炙燙而藥可不必服而愈向使藥不直入血分何以使治奏效有如是之神速者矣因爲記之

肺熱移於小腸症見溺血病不甚奇所妙治此不雜氣分之藥同人便得立法之善

吳
要

台湖南澧州石門縣水南渡姓杜字某某便秘案

百四十五

余於乾隆壬辰仲冬同族姪太學字恭周者遊漢在於九江僱船因遇石門縣姓杜字某某在船便秘云伊一十二天未解先已服過五黃石硝不解又云服過桃仁紅花亦不解并服火麻杏仁蔻殼鑽陽油歸之藥更不解惟見一身作癟肚腹膨脹大便苦急欲解不能不
解不得喚余診視余見兩尺脈急堅勁顯係風寒交蔽知其藥與病左遂取脩急丸散一枚卽用秦艽皂角防風獨活並服則便登時立解

蹠結有寒有熱茲不定指是熱而作風寒內閉使得治法手眼明省



治癥身中式和酒積腹痛斷案

病人樂百四十六
藥不治

式翁在族開張藥鋪，人極和氣，等於兒童無異。昔日余父患病，藥症渠舖購買，生意頗順。伊嘗自道，病症鮮有，但今患有酒積腹痛，每至一年一發，發即見愈。近時發，痛又加增。或一年兩發，皆未服藥。寧竟二年二三四發，病將若何？余曰：病應宜節口腹爲先。藥稍次之。渠曰：不然。及至痛極，喚余用藥。余問其痛是否喜按，答曰：按之則愈。余用溫補疎滯之藥服之，即效。余曰：藥不可恃，所恃當以樽節酒肉爲要。渠則半笑半謂曰：人生總有一死，若戒酒肉等死，何異？余曰：既不戒，口藥應服之。渠曰：我一見藥則畏。余曰：既不吃藥，飲食宜少。渠曰：

唯。唯。及。至。痛。益。見。勤。余。又。爲。之。規。曰。藥。既。不。服。酒。肉。膩。滯。總。宜。減。少。
渠。俛。不。答。於。是。或。遇。痛。發。不。令。余。知。歲。乾。隆。丁。亥。渠。家。請。余。做。會。飲。
畢。余。同。族。弟。蔚。蘭。在。於。閑。處。蔚。間。此。人。神。氣。頗。可。病。或。無。妨。余。日。未。
也。悉。再。飲。食。不。節。病。發。不。治。渠。日。爾。何。所。見。余。日。病。已。勤。矣。有。進。無。
退。不。死。何。待。言。未。畢。而。渠。私。爲。暢。飲。適。余。撞。遇。面。若。敝。愧。余。記。伊。背。
余。飲。之。期。是。乾。隆。戊。子。正。月。十。八。至。廿。二。日。夜。果。爾。腹。痛。復。發。招。余。
往。診。余。曰。於。今。脉。已。敗。壞。服。藥。罔。濟。渠。最。好。笑。遂。執。余。手。而。言。曰。余。
病。被。爾。斷。死。渠。余。謂。好。笑。之。人。至。死。猶。作。笑。詰。可。謂。奇。矣。言。未。畢。
而。渠。既。不。節。其。口。腹。而。病。遍。年。增。甚。有。進。無。退。不。死。何。待。冤。

治臨川三都港西橋廖謨照長男某腹中蟲痛案

百四十七

治蟲當審蟲由寒生則當於熱藥中選其毒蟲之藥以進蟲因熱至則當於寒藥中選其旁蟲之藥以行若使寒熱交錯則當於半寒半熱藥中及寒熱藥中各選一二毒蟲之藥以投但不可有蟲症卽云是蟲而不分其寒熱見有毒蟲之藥卽云蟲可以毒而不寃其藥之寒熱孰爲治蟲之寒孰爲治蟲之熱有如是者哉嘉慶戊午初春余因三都港西橋廖謨照之孫腹痛招余診視余見肝脉弦數脾脉軟滑本是木盛乘虛侮脾之象而症每於晝時小腹苦口叫痛又見一團燥氣逼逼并問飲食不思余已知其是痛屬蟲但有陰陽夾雜之

嘆且更問其數日知其便閉不解余察前醫單示見有通用桂枝辛
熱以疎風吳萸辛熱以燥肝其藥雖是毒蟲但恐藥與病左無怪服
後潮熱蒸蒸苦叫異常余卽改用廣半以除脾濕只壳川朴以除脾
滯黃以除火閉之熱雲連赤芍丹皮以清心肝二經之火是藥一
投而大便立見卽解腹亦平靜不痛次早再服一劑而諸症盡消熱
氣亦平若使認症不明用藥不審徒以毒蟲之藥攢集況投保無期
目受傷痛無了期之爲害也乎

一熱症耳而醫妄用燥藥治蟲宜其潮熱蒸蒸得克指到病除可

謂於醫無憾是

治族叔大學字維傑寒疝案百四十八

歲乾隆癸巳孟春有族叔太學維翁病疝每痛作時面青而晦反覆不卧招余就診余思維翁平昔無火脾胃甚濕食多不消每痛發時畢丸吸引而上氣脹不散而痛卽作若消則畢丸下墮而痛止矣是明肝有寒積肝主筋故爾吸引而上是名寒疝卽內經所謂厥疝是也其疝每遇風寒不謹則發飲食不節亦發使內過度亦發維翁問余何日得愈余曰此本命門火衰三因有一不慎愈而復發若論治療總以補火消陰爲上但此三因最宜隨時做惕否則其病卽起所服俱是余单附桂茴香烏藥橘核除疝之劑或因胃有食滯則加香

砂姜牛甚加白蔻服則卽止其藥稍停卽發如是者已三年矣。魏翁常與余坐謂疝如何可以使不再發余已對翁有言三因不除總不克免。魏翁又云疝非別故余曰屬寒無疑且診其脈或浮而大或沉而滑毫無數候明是寒致況余於病者究有年其在內經有曰衝疝、潰疝、癰疝、狐疝、癩疝、厥疝在張子和則諱內經癓疝之名爲筋疝、諱衝疝之名爲氣疝、諱瘡疝之名爲血疝、諱厥疝之名爲寒疝而又別有水疝之名在巢氏則將內經病名盡變而言疝有寒、熱、氣盤附、狼疝共計有七止有厥疝之名合於內經至於他氏則又祖子和而曰水疝木疝又有祖內經脈滑之說而曰風疝是名色之雜已

屬不同且有言其七病皆屬於任謂繩於諸陰之會故諸病症多從任治又云厥陰主筋筋聚陰器病在於陰器當從肝治又云諸筋主筋則病更合諸筋而皆有爻云諸寒收引皆屬於腎則疝之舉急而上衝心正屬於腎病然總不越陰氣久積復遇寒氣而發及或陰氣久積成熟更胃寒濕與熱內發疎或因於酒色勞損脾勞牽動所感寒瘀陰血滯結衝任下歸於陰而成至就七病分形以論如內經所云衝疝其病主督其症屬氣其因則由寒濕之邪固結於內積久爲熱更合外邪復觸而不得伸內經所謂潰瘍潰瘍其病主肝其症屬血其因責之更感春夏火燠努力使內氣血流溢滲入脾裏結成癰腫

內經所謂狐疝病亦在肝其症屬血屬氣其因則由寒濕與熱俱積復遇客邪感觸而成。內經所謂癰疝其病主於陽明其症屬濕其因得於地氣卑濕所生。內經所謂瘕疝其病在脾與骨其因屬熱得於房勞邪術所致。並內鬱濕熱而成。內經所謂厥疝其病在肝與脾其因屬寒得於坐卧濕地涉水冒雨或於冷風之處使內或患飲食生冷所致。至於七疝之外又有風疝亦是七疝內見兼風之症又有腎病而見臍下撮急周身皆痛小便數而清亦是七疝中病主於腎之症又有木腎硬殼硬結即是癰疝中結硬不痛之甚水疝囊如水滌即是癰疝腫張至硬之狀。小腸氣疝痛引睾丸腰脊膀胱氣疝囊大

如斗偏墜偏腫一邊三症雖根七疝所出而症獨不兼有不得不另立其名而究辨症大要受熱則緩緩不收受寒則牽引作痛受濕則腫脹累重在血分者不移在氣分者多動屢發而屢更其處者多是風木爲患腫極而不甚痛者當是太陰濕土爲患痛處而不欲人按者濕熱也痛處寒而喜人按者寒積也署尤患在左者痛多腫少患在右者痛少腫多究其用藥大約屬熱者則宜梔子川練子木通澤瀉黃連黃柏大黃之類屬寒者則宜川烏川椒乾姜附子肉桂生姜麻黃細辛桂枝橘核茴香之類屬濕者則宜茯苓澤瀉木通木仁草薢蒼朮之類屬血者則宜香附杜仲桂心元胡桃仁加芎當歸之類

屬風者則宜羌活獨活防風草薢角針菖荷梔子木通白芍之類
痛屬水寒血虛者則宜當歸川芎生姜羊內地黃山藥萸肉枸杞之
類痛屬脾濕食滯者則宜木香砂仁神曲山楂麥芽姜半之類
痛
督任虛損則宜鹿茸鹿膠龜板紫河車之類今論病屬寒已認明確
但云三因宜慎不獨余言如是卽內經所論疝由亦不出此三因若
能如是遵守則疝漸稀而壽可保無虞愚見如斯未知有當而明否

疝病病名病由治法無不本於內經所發殆盡知兄實於斯道有
得至論族叔維翁病疝治不專在於藥而在慎其三因以絕其源尤

得治症要旨

晁

滑河南懷慶府懷地客姓孫字九臯疝痛案

百四十九

疝症人皆知用小茴橘核蓴藜附桂等藥此惟命門火衰寒氣入人者用之得宜若使腎水枯槁肝火內熾加之外挾風邪入於厥陰鱗而不去則必見有疝爲苦痛之候非不從症細考從脈細辨但云疝多屬寒宜用辛溫辛熱則疝自必輾轉增劇歲乾隆壬辰余同懷慶孫客止漢渠述彼患疝苦或一月一發或一月數發發時口苦舌乾鼻燥間及醫士皆云寒入厥陰應用小茴橘核等味無奈服之不應且更滋甚并有云應進服焦楂烏藥茴香等藥服之亦不見靈驗余爲彼診視第見左脉洪大堅勁有力左關弦數知病是屬水寒火被

問其飲食是否。少棄曰能食。問其背心是否作寒。答曰不寒。因用懷地三錢。川皮一錢。重皮八分。黃芩一錢。淮山一錢。澤瀉八分。黃柏一錢。知母一錢。藤草八分。噙其口服二劑。及至漢口登岸。渠云已服五劑。自道其病始平。前因用藥來雜寒熱。並進以致如斯。今幸藥投始知余症盡屬火動。正如俗醫所謂諸痛屬火者是也。於此症方是痛亦屬火合以丸斷設。不專一用涼。何以克解。余案舊病脾氣尚強。穀食未減。若果穀食有虧。則藥當不敢過涼。此又當爲慎。重分別。區處於其間也。

病痛陰陽皆有寒熱俱見。何獨有陰無陽。有寒無熱。深於醫者。自能遇病知變。用藥適殊。不致爲俗湯方所拘。是

泊余身患瘧帶局案

百五十

戊乾隆庚辰余同族姪花開同往湖北在船已有痃癖之恙及履其地稍安至辛巳新正旋歸忽見原瘧復發余恨外科之書尙未遇日每謂余戀秦陰忽沾是病腎之外科諸書皆謂是熱是毒及考外科正宗亦言是熱居多并有脈根玉林指揮研有草藥只用猪內半筋番木別一個煮燉可以全愈又有云此藥宜用黃芪升發不宜攻下確有此醫宋指揮痘癬不監熟亦有屬寒余思余於飯食日見減少嘔逆吐。豈有脾胃虛寒內有寒毒而成痃癖之理惟以消寒雜湯之法以治因用附桂姜半香砂丁沉之藥重投服至四十餘劑

而食漸加其痃癆之病。平又服二十餘劑而食倍進。凡食猪肉有味更服二十餘劑而痃癆之病盡除。適逢廣饒九南道泰老人命召治癆。余思余病痊除力尙堪。赴始嘗外科之治。本與内科之理互科通貫。甚無泥於時見。及閱坊板小書。而致固執而不通也。

外科本與内科相通。特人理道不明。故治自多舛錯。此案症之真處。仍在飲食减少。是即脉証。計由消息。故兩治無不合。血經
紹音

治同縣城北周人和陽縮案百五十一

余縣周人和身犯陽縮一症。彼云伊病子昔是屬火體所服皆是地黃滋陰瀉火之品服之毫無滯氣而且飲食如常。足知火燒頭昏不怯及審其脈而見浮大而實堅勁搏指并聞余欲用溫多有懼怯余知其意欲投涼劑姑以生地熟地知連芩柏瀉火之藥以進服之。彼云無恙再服一劑如故又進一劑忽云昨夜大不如意頭則沉而下墜食則欲吐不吐陽物縮而上升。彼云此病實何以治。余曰治亦不難但爾前云地黃可投故辛溫未敢遽用且脉又見擊動是以姑如其意以與今因服之猶寒而脉沉而不浮遲而不數合之於症相得。

當知前日所指堅勁之脉非是內火發動實是緊如繩索而寒凝結之脉也此非用辛用溫用補不能當用參一錢黃耆一錢以補肺氣之下陷炭木一錢以補脾陽之不振若木一錢桂枝一錢以除風濕之外裏生姜一錢半夏一錢以除寒溼之在胃桔梗二分以引清氣之上升砂仁一錢以治寒積之在脾胡巴一錢小茴一錢以除寒積之在腎是藥止服一劑而諸症悉平再服一劑精神倍振而痛即全愈矣

氣隔寒蔽胃陽不舒故爾吸引上緒得此肺氣清肅脾陽敷佈督氣溫煖故能舒暢自如男省吾諭

治族弟子舜亨強中案

百五十一

治病最宜從病一身見症周圍。可算不可止。從一症酌治。余於乾隆甲午有族弟舜亭。因患強中一症。告余案治。余思病至強中。有何非火之謂。且再審乎別症。及脈候。則治自爾有濟。因以飲食細問而知。食則時有噯氣上聞。脈則右閑獨浮而滑。左閑獨弦而數。是其左右不同。如是。余始沉思半晌。斟酌損益。進用龍骨錢半。牡蠣一錢。炒芍一錢。麥冬一錢。附子五分。木香五分。砂仁八分。藥止七味。功效不爽。渠見單有附子。心甚驚恐。遂執單質他醫。有一粗醫。性素好涼。止以余单休服。遂開知柏等藥。以除命門相火。則筋始不堅強。又有一

醫素性好滋云此知柏休服應用熟地山藥龍骨等藥以補真水而
者執持不一更孰兩單向余決疑余謂病止強中而不惡食則用地
黃亦可卽用知柏亦可今則食既不思且更見有噯氣上行脾胃本
不甚強命門相火安有內寢祇因飲食過度色慾不節真水與真火
俱虧故火衰而食不消化致有飽嘔時聞水衰而火挾其肝氣上騰
肝主筋故一見有女色卽爾中強而火起矣治此不用附子以收真
火仍返則火奔騰無息而中益強而不柔不用龍骨牡蠣監其附子
同投則附桂强悍火性亦不按納丹田而上冲不用香砂而用地黃
則穀食何能消化真陰亦藉谷食灌蔭谷食既阻真陰安能填補乎

余前立方用附與牡蠣兼投俾令脾不致。腎不致燥誠爲通盤打算斟酌損益俗晉止從一症施治而不四面旁求有損無益渠見余言頗是乃置兩單不服而用余單服至十有餘劑而愈可知治病用藥湏從病人通身有病打算揭其主腦不可止從病之一處酌治也胸無萬卷何能知其病分左右斟酌損益今藥止用七味而周圍打算處處不失效卽見奏洵非妙手不能

門人張廷獻

強中一症雖曰屬火又烏知有脾濕不食症兼則治又當變易若止治火滋陰則脾愈濕而食不納若止溫脾燥濕則肝益見燥烈而筋益強但今醫士全不體會惟知肝有火燥而不知脾之有濕

淫。豈火可以盡去而脾之濕更可任其清潤而不顧耶。質之內經所言脾惡濕之句及失谷則亡之句其何以解。男省吾識

火衰水衰各有證見治湏四圍審案方不倚於一偏此案症見強中明是水虧之極症見不食飽噯明是火衰之極水衰而用地茱必致脾愈見濕而飽脹滋甚火衰而用辛燥必致陰器益強此案用滋不竟用六味并不參用知相微於陰藥之中畧加附子香砂寔得持平不偏之義。男會圖識

擬上原任廣饒九南道隨陞陝西巡撫奏遺精不耐煩勞書

十五

勞倦雖屬氣虛然必脈不浮弦及症不兼寒寒目紅乃是若使症見
痰多目紅精脫與脉浮取若弦是爲精虛火浮痰則隨火上壅而勞
不耐精則隨火內動不固而泄矣况經有云心藏神肝藏魄腎藏志
凡人神志不遂多是精虛之謂又曰肝主疏泄腎主閉藏凡精不由
腎閉而竟任肝疏泄亦是陰虛火動之謂所以遇事多有煩勞不耐
貌視似屬氣虛血虛寔是在陰虛火動者故耳使其果屬氣虛則在脈
應於右寸獨見何以六脉浮取皆有微弦之象乎治當進用地黃以

補真陰以鎮陽。光俾水足火寧。精固神欽。凡勞倦不堪。兩目發紅精脫等症。自爾因是克除。令診六脈輕取皆見微弦。重按却非有力。則知其精雖虛而脾亦不甚寢。蓋人脾氣堅強。則食即見消化。凡水穀入胃。自不上逆於肺。爲痰中聚於脾。爲飲。今病已見痰多。又是精虛復兼脾濕之近。若以地黃重濁之味重投而不審。其是否挾痰。以爲區別。則於腎而有補者。自於脾而有乘於火而有制者。自於痰而有碍。似非合脈與症皆治融爲一理之意矣。惟以滋補之中。擇以微寒。如鬼箭首烏。覆盆之類。則滋不慮其過滯。理痰進用辛平辛淡。如茯神半夏橘皮之屬。則氣不慮其或泄。或以芩。寃石斛。以除其溫。以解

其熱過猶龍。當以濇其精。以固其魄。葛花赤芍以清其肺。以涼其肝。
以明其目。則補腎而不致與脾有碍。醉脾而不致與腎有損。但此非
屬外感一藥可以卽效。此則根於內虛。一藥未必卽愈。更宜慎其起
居。加以保護。斯得之矣。生本淺陋。於醫僅得其概。因水賜顧。敢不悉
竭愚衷。盡濡所藏。以爲憲臺告焉。謹稟。

滋腎而不致脾有損。疎脾而不致腎有碍。立方藥雖無多。而周圍
四顧。邦無遺漏。至其說理疎暢。一氣並貫。數行浩浩。不竭。尤屬師
之餘事。門人張廷獻

凡治平陽之病。藥最忌五君。撞如偏於陽。則於肝燥不宜。偏於陰。

則於脾陽有累過於在下收攝則於上氣有損過於升提攝拔則
恐腎氣有虧此湏四圍打算用滋則宜甘平以投而苦酸量忌用
滻則宜輕劑以進而重劑則除躁脾則宜辛平以施勦而燥烈勿
用清火則宜清涼以入而苦寒莫雜此與所治羣臣強中之病猶
覺更平而不致有造次罔用之失也

血姪紹音

治同縣岱鄉五都東源張求上遺精案

百五十四

余於有室後家事孔迫置醫不事至乾隆乙酉即三年岱鄉五都張求

上病患遺精之症與余胞弟東注亦有瓜葛之親兼素交友相識知

余於醫頗曉告余彼常遺精余問遺精之外尚有何症相兼兼症答

曰亦無別症但胸腹不時懸飢得食則安夜間不敢合目合則卽有

夢至而精多滑泄早晚畏聞人聲聞則煩燥卽至却又喜人相侍而

懼人言精神似覺昏倦喜至枕上安靜稍停片刻又欲走出外蕩小

便溺時作痛余診其脉六部皆見浮洪惟左關獨勝視其神色面上

有似火燄兩睛瞧人光彩異常眼珠皆有紅膜遮蓋身上亦無熱候

且彼告以年已衰邇生子命短不逢恐命難保惟有立繼圖嗣以保
兩老骸骨而已是時一面請余調治一面請族爲彼立繼諸隣與族
皆謂彼無再生之日矣余思其症與脈雖甚危急但肯專一服藥有
何不可因用余製潤燥潛精液內開地黃五錢炒白芍一錢兎絲餅
二錢龍骨一錢山藥四錢麥冬三錢玉燭二錢龜膠一錢每日早晚
及午各進一劑服至四五十劑而畏人聲始除但日夜懸飢遺精等
症仍在又於原單重加山藥以救脾陰亦服至四五十劑而飢始減
再於原單重加龜膠以遏陰火亦服至四五十劑而遺精又始減矣
自後每日照舊服藥三劑則病不生若稍停藥不服則病即於停藥

而起會計自初迄終其服藥之時約共八九載服藥之數約共數十
餘劑內中所用地黃大約服過數百餘劑龜膠服過百有餘劑是膠
間有發時亦必峻服此藥始安蓋此諸藥純陰而滯服多飽脹不食
此則飲食如故而脹不生後於七十一歲病愈生有一子名曰廷獻
又於七十二歲生有一子名曰廷瑞兩子皆已森立今則辛巳七五
繼子請族辭歸而不願立其在他人縱信余治如神未有若是之專
使稍一服不效即使更醫再服數劑而效不全見卽置原藥不服又
安能使病全愈而克生其二子以繼其後者乎目今精神倍振飯食
愈加居常與人私語謂彼有後皆沐余恩余於乾隆乙未書成樂叙

其概以冀後之有病服藥當如求翁信任之篤心無他岐之有得耳。此是臟腑俱燥五陰皆虧故藥俱用甘潤而卒不見飽脹且竟生育續嗣壽延八五又生一女至八十九歲又見孫生而終雖是此

翁福厚所致抑亦吾兄醫道之明見文

此是六經皆燥之症並無一經可用辛投并不慮其地黃有碍脾胃見真陰枯槁之極姪綏

滑精一症按之諸書未有不用抑肝收滯之品從未有聞參利導氣之劑而可以治滑精之症此亦千古未見之奇事然究其致病之由詳其治療之法則又不得竟謂千古之奇而亦理之所必有者耳乾隆丁亥余治南康府都昌縣二十七都余殷玉滑精一症余初聞伊精滑非是火衰不固卽是水衰火盛而致肝氣內動不爲收攝余意亦有須爲清肝收滯之意無奈問其症而飲食脹滿不消飽嘔時見并或痰湧頭昏身則畏冷怯寒脉則兩關獨見各有一珠滴指余則上升不能下降不得脚則廢弱無力余思症既如是顧屬中寒若

用清熱鎮肝則脾愈。清心寒而食不消。若用收營固精則氣血得和。
呆實有難以兼理之勢。轉思人身一如小天地耳。蓋天地清寧則三
光明而五臟順。天地閉塞則上下不交而萬物昏墜。人物寂滅。今采
穀食不思食。則喫飽時間脹滿。頻見已是天地閉塞之象矣。其清潤
況處升降失序。以致心肺不得上收。腎氣不得不固。譬之谷食入胃
積而不下。則必返而上逆。脾氣既虛。則腎被食蘿。自不上交於心焉。
有中氣不和。精無氣統。而不奔迫下注爲之滑脫於其中者乎。治之
者須知精脫有由。火盛熱甚而見者。有由腎虛而不得固者。有由寒
秘塞真精道而致外溢而泄者。有由中道否塞。情不得升。渴不得降

而泄者。今渠精不下固。而症兼有噯氣飽脹。明是中道否塞。心腎不交。精不收藏之謂。余卽進用茯苓川朴青皮陳皮木香等藥。以疏其中。中通則氣升降自如。而精不致失所而安。并加芍藥以固其陰。及收諸藥之散。則精愈得安藏。故藥止服數劑。而効見耳。但此氣閉而脫晝。卽未載。而人與天地理實相貫。順則周流。而安祥。逆則阻滯。而妄溢。此雖千古未見之病。未見之方。而通幽通用。亦是至平至易之理。之可觸類而引伸也。

經曰。一息不運。則机穢窮。脾在三焦之中。凡上下氣息往來。皆賴脾爲運轉。若此處閉塞。則諸臟皆塞。而精自不能固。今人但知精

遺瀆用固滯收財而抑知其遺精倚有通因通用之法乎此雖遺
精門中硬板証脚無有如是治法然醫一通百通故一臨症問其
苦欲審其脉道而卽融通活變知其非此不治男省
吾識

立方雖屬無奇而論理定治實屬不易玩此所論人身臟府經竅
穴道源源委委無不疏發殆盡知其火已融會貫通故治卽有
效凡
委

治福建邵武府建寧縣三十六都溪峯鄧以震長媳謝氏經閉

滴點似漏案百五十六

婦人而服滋陰涼血止血之藥者必湏火盛水衰症見能食逼血下行不止則藥方合若一臨於火裏不食寒閉經水不下而特滴點以來妄作經漏不止則治大謬成嘉慶丁巳余治建寧三十六都鄧姓一婦其經滴點而來病者本於醫道不曉但云身上經水不淨醫者並不細爲審問亦不察婦右闕有一小珠是屬肺滯并不問其是否能食率用槐花地榆生地以涼血淮山熟地以滋陰麥冬天冬以清肺以致其喘胃益脹滿噯氣時有而食不思復請一醫千手雷同亦

不細心體會所服俱是滋陰清肺止血涼血之品以致血終不止而食益減質之於余問其飯食現服多少渠答食則卽脹又問身上是否作寒答曰寒甚是內經陽微之謂並問經血是否黯黑渠曰黯黑

不鮮更診其脉但見右關有如豆大領手滿溢脉數而緊余曰此實寒閉經水不通症也惟其寒閉是以欲下不能不下不得故獨漏點而下諸醫認其滴點是漏故以涼血止血之藥妄用其藥皆是槐花地榆防風生地丹皮淮山炒和炒黑蒲黃之藥摺集而來余用川朴廣皮半夏香附以疏久已藥壞之脾胃杜仲續斷牛膝車前元胡艾葉以疏久已藥壞之血脉若血溫食進不必進用當歸而血自止不

必進用槐地而血自止而適蓋醫用藥以涼血而余用藥以溫血但涼血則血愈見滴點不止而溫血則血竟行有度而不滴點妄行矣是藥始服一劑而未見愈再服二劑而食思五劑六劑而滴點之血取七服至十劑血溫而即下矣可知血得食投則血生血得溫煖則血下總不可任意妄投而致病日滋甚而不可解也

不能審脉問症而但據婦口報則醫固屬不明而婦又屬無知正似聾與聾對啞與啞對安得不以滴點血來之血而作經漏不止之血乎吾兄父手一診此卽將婦人形症逐一指明使婦唯唯點頭無怪藥到而病即見立除之妙

男省
吾識

血見黯黑不紅便知血屬寒滯故爾滴點而來食則入胃卽脹腹知脾有濕淫故爾食卽無味兩症本屬一氣有何內熱混雜有何實火可疑故師一胗卽知其藥不用後劑而稱立卽見愈門人張廷獻

一身氣血本賴脾胃谷食爲之運化故書有言七日不食則死豈身有病而可累日而不食耶此是醫學大源爲人生死要路奈何醫於此處全不體會吾師每言一室必設灶臼遠行必帶伙食此意比之明人何胡不自揣觀兄所治此案尤覺言更不虛是

治進賢縣三都胥汝川內室傅氏倒經案

百五十七

凡病見於上者湧從下處跟求病見於左者湧從右處摸則余治建
賢三都汝川內室傅氏嘔血一症始請伊祖諱千秋先生調治其血
仍嘔未止先生知余於醫頗曉乃邀余同診視余見其婦面色青而
且黯兩手赴余就診其手鈎曲不伸身上純寒不熱飲食半粒不入
血則黑暗不鮮經則久閉不通脉則遲大而緊知是經因寒閉于遂
上出之候遂索前單以示某藥皆是通氣化痰但未直入血分果穴
以通因用太刺附桂重加姜半以投或曰吐血進用附桂已屬變治
少用則可多用則仍屬不宜余曰此經寒也現今寒氣內結手屈不伸

飲食不入六脉皆累小劑奚濟否則百症遍出而命不可保矣先生亦道余是乃依余單夜服一劑而血頓止再服四劑五劑而手亦伸食亦進經亦通若使泥其胃火而不從下審其經閉而知上行屈逆又不審其脾右不食而知血從於口而出是衆徒以古方施濃藥相以爲過咀則命其卽見斃又安能一服卽効而竟見其悉愈哉上病下癆寒病熱理洵屬莫易故治自爾見合之姪叔

治進賢縣二都李學周內室章氏倒經案

百五十八

歲乾隆甲午冬余在進賢二都治胥汝川內室倒經之病所用皆周附桂燥熱之品以除經寒而病卽愈越日又有在地李學周內室章氏亦犯倒經之症召余診視意謂用藥不甚相遠余細察其症貌同而實有異蓋汝川內室倚氏其名絕粒不入此則飲食尚進而微有滯汝川內室身大作寒此則純熱無寒汝川內室脉遲大而緊此則脉弦而數汝川內室嘔血先吐痰涎而後有血此則嘔無痰涎而有血出汝川內室血出微帶黯黑此則血出如硃汝川內室面色青黯此則面色暗黃時紅若覓進用辛熱而不兼用清潤以爲和柔不

更使人益燥平蓋此真水既微真火亦衰水虧則血不內營而身多
燥裂火襄則脾不得運而血與食皆滯但較汝川內室谷絕不入稍
有不同計惟進用輕平疏爽之味內用焦梔麥冬以清上火廣皮木
香以疏脾滯否附艾葉以溫經寒牛夕蒲黃車前以引經血下行而
不上逆藥止九味不燥不寒工穩安當恰與病對當服一劑而血即
止不嘔再服一劑二劑而血下達而經行矣其一倒經而症有不同
施治各別其不可忽如此

能將傅氏例經補節於此比較而不令有絲毫之差其中寒熱不
同治療各異效無不應洵不愧爲醫中活手姪紹音

治撫城北姓劉字某某內室吳氏姪姪遺尿案

百五十九

姪姪遺尿其症虛實不一虛則其症必見氣怯神昏兩寸脈見軟細無力此肺氣不固而尿不能以統。耳當升提之若寸盛尺虛足冷。固赤氣逆上冲此腎氣不固而尿亦遺當固瀆之若胎肥月足胎已壓胞兩關獨弱心下懸飢得食則安此是中虛不固宜甘補之。至於遺尿而見口乾鼻燥則肺已無液矣故在肺脉亦見細而且濶。肺既無液則尿高源已絕而燥氣下逼自爾致尿而遺宜清利之歲乾隆丁巳余治一婦遺尿醫者無不謂是虛損藥宜用固詎知病有獨見亦有兼見獨見者可以脈上追求其追求務必得真兼見者則又當諸

症而統會之而統會務必。今渠症兼口乾鼻燥已非虛症可比而尿之遺覺有熱氣下注苦澀作痛並非虛寒不禁之謂其右寸之脉又覺細澀不堪問其飲食如故此非肺燥尿遺何以致是。在昔于全常用白薇散以治肺燥遺尿恰與此症遺尿相同方用白薇三錢白芍三錢同搗爲末用酒調服病卽見愈蓋白薇味苦鹹寒性善清肺之熱下行膀胱肺熱清則膀胱亦清凡妊娠果有是候服無不效若使體究不實一見尿遺卽用是方以救必致轉甚。

握定口燥鼻乾肺脈細而且澀症見遺漏便是肺熱下逼方可空施用卽有效若使脉症不符而妄將此混投自不免有虛症不

治同族奇四二次男玉卿之妻吳氏胎動斷案

百六十

杜仲續斷。楊起立此二味以爲安胎。蓋謂續斷味苦而清苦則歸入血分活血消腫。故乳癰癥結腸風痔瘻金鎗跌仆一切血瘀之症。其必用此。有血瘀之症方可用之雖其清性稍有其滯行不至泄然一行於氣腫氣弱之婦。則性順流而下奔迫莫禦而有排山倒海之勢。豈此區區味清之品所能止其萬一者乎。又謂杜仲色紫而潤辛甘微溫性歸入肝補氣強筋筋強而骨亦健。凡腎虛腎寒脚軟之病得此則除。若逢氣滯氣弱之輩服此亦忌以其性竚引氣下行而不入上堅固之意耳。或曰胎墜本忌血行何以胎墜得此則安而血則止不知人身

之血本貴上。下皆溫而不令其有一之或寒。本貴上。下皆活而不令其有一之或滯。胎墜所因雖多而亦有由腎氣之不溫以致子宮之或寒。經血之內寒以致胞胎之不蔭故必得一苦濬之品以爲通瘀堅胞墮損之用。補肝之味以爲溫腎緩胎之資故血皆於胎受胎助而不致有漏出之虞此杜仲續汗所以不絕於方書以爲安胎之劑也然此止爲下虛上實者而設分明若使胎墮而尺強寸弱豈宜用乎胎墮而見動作少氣豈宜用乎胎墮而見表虛惡風汗時自出豈宜用乎胎墮而見心下懸飢得食則止豈宜用乎胎墮而見一身之氣蓋欲下墜豈宜用乎流傳既久牢不可破竟謂此屬安胎聖劑揆厥

其由總緣醫理不明藥性不曉症候不知而作偏之徒既不分辨明
晰尤而效之或合安胎之方纂而爲一如陳復正三合保胎丸之類
自稱至神至靈以致無知之輩見方號爲甚驗凡著書先須教人謹
致無知之徒妄爲祖述不顧滑脫之婦竟爾纂集通用豈知杜仲續斷原或因
於跌。及或下寒挟有血瘀胎動起見而用當爲審顧區別歲乾隆
甲申余因族兄奇四二次男王卿之妻吳氏身患胎動請余就診余
見血如泉湧脉如絲髮四肢厥逆知其治有所憚遂索剖單示余余
已默知此单出於族人某某之手渠謂此单已服二劑胎尙未安余
曰此单與症不符並非安胎乃催胎藥也促余立單未久余直告余

不治其婦旋卽告殂述此嘆其殞經心妄用

杜仲續安胎者戒

血已排山倒海順流而下而醫又將此行血之藥妄施豈非名爲安胎實爲催胎之藥乎宜其四肢厥逆脈細如髮而命卽見告殂

男省
吾識

胞胎已破血已大行復以行血之藥加催不通極矣無怪吾兄直飭其非是

治病要識病之所甚多其因自何而來又要識其一藥之性其性實在可治何病然後用藥無錯若不於病之因於藥之真計較而徒將古自稱至神至靈之方妄用未有不然觀此便知其失紹音

治余血姪藝能之婦鄒氏胎動案

百六十一

凡婦人下血動胎症雖不一而總不越脾肺虛損。肝氣妄動所致。蓋脾胃不足則胎重而難載。肝氣內勝則血動而不收。遍閱婦科諸書無有出其範圍。歲乾隆乙卯余姪身故無嗣。其婦已懷有孕。心切懇之。但時見有胎動不安之症耳。余思凡人胎動而見脾肺氣虛。固當選用甘溫之藥以補。若肝氣燥而不收。則又當用靜攝至陰之品。以進。俾胎自不見損。但至陰之藥。腹過濕。蓋濕盛則胎必消而隨。此人身之理。等於天地生物之理。無異。如天燥盛。則必藉雨以潤。渴盛。則必藉日以暄。一不調和。則生氣自絕矣。覽草木。尤草而

不焦枯。潤雨四佈而不萎黃乎。此建生之理。且與人生生之理相合。
通而無有或間者也。余於醫之一道。業已有年。所治動肺之症。不下
數計。故於姪婦胎動。見其氣薄。動胎倍用參耆以補肝氣。胎動倍用
阿膠龍骨。龜板以收。間或脾有瘀濕。則除阿膠而參香砂。凡動氣燥
血之藥。俱除不用。故爾保至十月。男斯爲幸矣。但姪素性多乖
身受惡毒。每生之子。受之毒氣。生多不育。此子生於丙辰九月初二。
至十月。毒發而終。今捨經治效。故并叙其本末如此。

氣補肝肺。胎自克安。及生一子。稟受父毒。而夭。可知其嗣不續。亦
是其矣。自作不靖之由。
姪經

治族叔允才內室吳氏不產見鬼案

百六十二

歲乾隆庚子族允才內室吳氏腹痛胎產不下已有日餘日晡邀余
診視時值季春天暖入室就牕卧房門首畫屬壯丁產榻皆有男丁
擁護榻下設一火盆廳上請有師巫驅邪余在卧榻就牕房有花燐
不時燃放形其脉甚堅強余見一家志在逐邪藥屬餘事且姑靜待
及至四鼓各師驅邪業已數易其婦急欲下床坐草不時努力因知
水血不通旁有坐守交爲作力是時胎血上壅妄言伊母有一鄰婦
喚他前去因見伊家三侍公至卽走他心總要三侍公在旁坐守三
侍公知婦所言愈信屬實俄有在旁法司云今我葺法已盡用現有

醫士在旁。胡不謂其開卑服藥。至是始促余胗。余見其婦兩眼哭出。
兩手堅勁異常。知是肝火挾血上冲。故爾云鬼。遂用桃仁紅花只實。
庄黃膽草膽星牛夕童便大劑投服。是時藥一下咽。婦稱身倦要睡。
不惟鬼事自此全無。且更不湏努力少頃覆煎一劑再投。但見大便
大下水血齊至。產一死兒而安第。此藥不敢停。停則腹痛即發。發則
一服立止。會計共服二十餘劑而愈。今人惟知產前進用躡佛手產
後進用錢氏化生。又烏知其胎產病變多端。其藥未可盡拘如此。
鬼是淤血壅心。故爾無中生有。及服童便與藥而鬼即滅。人何信
鬼而不信藥耶。玩此其鬼有無可知。姪緩

治族姪作霖孫媳羅氏產後脫血案

百六十三

作霖孫媳氣本虛損，却又脾濕。乾隆庚子產下一子，其兒初生，醫多進用驚風丸散，內有冰射等類。忽一日其母產血頓下，召余往診，余見六脈張皇疾細而數，已有散而不收之象。又見汗如雨下，其血奔迫而至上下俱脫，勢難抵止。傍有一位捧茶送余，余方入口，射氣奔竄，余亦不敢近染。始知此婦血脫汗出，由於冰射丸散，擣其婦人之鼻所致也。此症非參不救，遍想在地無有參，實無所措。一面將爐燭紅，先用龍眼煎汁，盡飲轉思伊地隣居，換有人參，轉求一錢，適出門首，途遇隣居，字鍾尹，有參渠曰：參有一枝在身，其參取價不敢

多取伊家卽將參煎同龍眼汁再飲飲盡復煎復飲其汗漸少血亦漸稀脈亦漸平至此參盡再煎龍眼汁投渠家因龍眼價值有限煎服不休至晚汗止血住忽又嘔吐症發痰湧而上又召余診余曰此症無妨因過服龍眼汁故也此後切勿再進龍眼汁蓋龍眼氣味甘潤補心補氣最宜中虛得此則補故能止汗如神今因服此過多脾濕得甘則壅自爾作嘔書云甘勿施於中滿正此之謂今嘔可進附子半夏各一錢卽愈嗣後但緊寒暑節飲食調治半月而痊症雖上下皆脫治雖當用人參龍眼以救但服多症又見嘔仍用附半收功於此可見脾之惡濕其殆如斯姪綏之

余治長孫次璠大母舅姓陽字秀弼眼痛小便淋瀝案百六十
四

眼病多屬水虧治此最忌辛燥淋瀝多屬濕熱治此亦忌辛燥閱盡古今醫書本無兩症齊發可竟敢用辛熱辛燥以致極而不可解者獨不思書本有熱不遠熱之語豈若區區盲瞽涉獵淺識望門枉斷而竟指執節熱而不深求指寒卽寒而不細究以視人命等若草芥哉歲乾隆丙戌余孫母舅秉體素陰病偏見陽上則虛火挾痰上溢而眼掀赤浮腫而痛下則陰凝冷結膀胱而致尿滴如血中則飲食不思時見嘔惡一片虛寒上寢下虛但上本非真實下虛又有寒痼醫者見此並不按此審直統曰屬火有何究竟質火如何虛火如何

真熱如何。假熱又如何。乎。詎知真熱真火皆見口渴。此則口不作渴。反惡茶水。真熱真火症見能食。此則飲食不思。而反味淡而吐。真熱真火五心皆熱。此則手足皆逆厥過肘膝。真火真熱脉必有力。此則潤滑無力。渾是中寒之極。上下二便盡皆假熱之象耳。當卽進用姜附芩半與服。則上虛火俱已。反本歸宅。而目愈下之陰寒凝結。得附與桂。凍解而尿長。一舉兩得。實爲千古奇事。而却被譽無知所笑。世有探本尋源諒不以余言爲河漢云。

治病最宜小心謹慎。不可望門遙斷。此病眼已赤痛。小便又見淋滴。若不細心比較。寒熱何分。讀此實是治所未有。晁叟

治同族縣尉字覺夫第二令媛麻案

百六十五

痘宜用緩麻宜用涼人誰不知而亦有不然者余於乾隆乙卯仲春余地田心麻症盛行其中陰虛素挾有火者每於麻發之時輕劑發表兼用清涼及麻已發收屬專用苦寒以解其毒其藥無有不效至有麻發最遲多由在經在府以爲遏阻切不可用苦寒以爲閉塞卽如余治余族縣尉字覺夫第二令媛年僅十三麻當收屬過於發洩陰凝胸膈而陽難返俗醫不審是寒是熱概用涼藥以施病且增劇招余治療余見周身頭面手足麻皆鮮紅稠密不空余曰此毒甚也當用涼解又看上下兩唇俱有裂縫血出厚重予曰毒甚無疑又看

兩目皆赤舌胎色如鵝黃明亮可愛余曰此非毒甚何以至斯及細問其心中苦欲告以胸中畏聞油膩且喜向其胸膈摩擦於是余心頗疑並於兩關細胗見其脉哭有珠浮而不細知其胸有陰疑食滯凡一切苦寒傷中之藥概不敢投若不改用溫劑不愈但此病已告急若以溫中煖胃之藥直告遽進則不免有見疑嫌謗之慮姑以仲景三白散內有桔梗貝母人知用藥無害中有巴豆大辛大熱人多不曉隨索病家紙筆開單先以犀角羚羊紅花紫草知柏芩連姜仁等藥以從其俗但告此勿急用當先進用三白散以開其胸胸開然後用此酌投病家不知巴豆大熱遂服三白散無疑越一時辰余在

席中始將病應從溫授治直告內中所用已霜較之附桂姜半其熱更甚渠聞余言色變詫其用藥有誤余曰勿疑此藥下咽卽吐吐卽醫收現在服藥未久會計收醫功已將半其父果往病所炤看麻已醫其四五喜而出告余曰稍待片刻必醫入九余對其父笑之余先所開犀角苦寒之藥非是余之本願特因麻勿用煖其說相沿已久故假立此以熄物議若明指其病根是寒非熱雖盧醫扁鵲復生不能以破其疑今既效見言多不虛但云厥後麻仍有毒湏解余不得不大暢其所說以破衆惑蓋人一點真陽陷於二陰之中陰盛則陽衰陽衰則陰盛陰極於內則陽外浮而不能反陽極於內則陰外溢

而不能回陰陽勝負理固如斯矧麻有毒湏從外發然毒發之至極
面見稠密不空紅活異常且有兩唇裂縫血出及舌之胎有如鵝黃
明亮與兩目通紅自是毒與火浮火浮被陰盛極內阻其火何以招
引入宅而令毒收而醫使不究其不醫之弊實在陰凝內結而猶稱
其毒熾妄用苦寒以致層水不解則陰益盛而陽益微其不傷人性
命者鮮矣言訖其父愧而不答遂信余言復加姜附而愈但人審症
不明診候不細而以麻應用溫遇症輒投則又不可以余爲口實而
致殺人慘於刀刃者矣

備盤皆是毒熱症見孰敢認作虛寒而用辛熱吾父獨於胸喜薄
擦畏聞油膩討出真正消息更復作貼旁情洵是高人一等吾兄

治同族縣尉字覺夫長文郎麻案

百六十六

麻症遲而不發。發而不透。多是在經在府。阻其竅隧。余歷麻症甚多。知其麻毒以發爲解。不發則不解矣。在初忌用涼折留任麻毒。今之治麻症者。每以人參敗毒參蘇內參銀花牛蒡連翹丹皮赤芍等藥以爲解毒。其在陰虛火盛。治麻要着在此。麻發不透。用此則宜。若使真火既衰。脾濕肺寒。經絡與府類多濕滯。縱使附近麻毒遍佈。此獨感而不發。發而不透。止有一二點見頭面及或數十點見於周身手足。此多火衰人。每謂有寒而滯。是點不透發。又用涼投以致。麻止是輕沾畧過。而譬見兒身熱不退。凡身有熱。卽是點不透發。又用涼投以致。麻毒不發。千形萬狀。在於臟腑蹊蹠症。見多端之爲害耳。殊不知此。

非大辛大熱有如麻桂乾葛何以開其腠理而發毒邪。但人每謂麻
用乾葛書言見點則忌詎知用在見點未透則毒方出而有益點既
見透則毒已出而有損無論書固未載卽有亦是膠固不通之論而
非真正確實之論耳若果忌見則麻竟以發而不透者爲是發而至
透者之爲非余於乾隆乙卯因治族覺夫令媛麻症有效日於余處
云今止此一子倘染麻疾若何余曰有病則治何忌之有越日告兒
身已有熱點已見出但不甚多盍往觀之余見麻止二三十點頭面
見點亦稀余曰此非麻出症候也盍蹠散之渠見余開麻桂乾葛渠
曰葛根見點則忌余曰此非點透何須驚疑又越一日其點如故渠

曰此麻止而加斯翁曰尙未透也須再用之其藥即於早飯後煎服至午煩燥不出妻怨夫不應服藥午卽喚余改單余日服藥未久而卽改單徒錯亂耳因商次早胗視扁早竟未見至到午促胗謂兒服藥自晝至夜煩燥不寐妻已怨極至早熟退身涼惡着向之麻出在皮今已盡收茲又麻毒隱隱新發磊落明亮頭面及身無空他身平靜可喜幸昨未改原單余見瘡點已退新點復出光潤無疵口微有珠腹有响聲知是麻已同內浮火盡發火由於外內無火附自應有水速以溫中收納腎氣歸宅爲尙方中仍不離乎附半及泰故芷牛久爲助但不敢用升發到此方升發越一日毒亦隨火盡收而愈渠因是病既愈乃必先

其用藥水火寒暑皆可用熟食非也原人坎牛不外一水

火水衰者其火必盛麻則易發而表切忌大辛大熱以致劫陽散氣

若初表之得宜初表不離清利之藥便是得宜毒不內噏不藥可愈故表止宜辛涼

亦忌加清利於辛涼中致後便更涼解不宜辛熱及至內陷毒熾要得表陽雖入清涼之藥非用大

苦大寒之藥不能以救錯就錯此麻有宜於涼而不宜熱如此至於

火衰則脾與肺皆寒而氣多閉非用太辛大熱不能以開其氣在初

稍用辛涼銀花初用亦忌必致毒隔不透體氣既虛毒隔溫之不能平之不

得故多不治令郎命火既衰幸前麻發之時藥未更改倘因毒出煩

燥而用涼折命卽立證但此宜涼宜熱須視人之臟氣偏平以爲分

別不可局於一偏說盡一藥通治爲誤。

麻症用溫用熱。一夜煩熱不安。實難以禦旁人之口。及至天明。將先所出似非麻之症。盡除。而真麻磊落見於肉裡。脉靜身冷。室處處有腹微有响聲。隨用溫中制水補火收其元陽歸陰而愈。自此而旁人之論始息。自記。

吾師治此一症。若非雜症之理既明。烏能引仲鯤類。而敢輕用麻桂乾葛之藥。以至於極。余閱麻症諸書。總是羌活獨活防風。或加牛子連翹神曲銀花。不痛不癢之藥。以爲混施。以致麻毒半出半陷。故於醫後必見口乾舌燥。胎動氣喘。肺結便閉。潮熱狂燥。煩悶。

等症其在體氣堅厚重用硝朴大黃石羔拈葛負母以下尙堪領受一逢體氣孱弱其藥不用固屬不能過用更屬不得實有畏手畏足之苦而藥不敢以用者耳所以治麻入首便要得毒透出爲佳若麻發不透害不勝言非若痘瘡毒氣深重過表恐其一擁而出後難起貫不如乘勢急迫瀉解之爲愈也吾師治麻甚多有不失一總是於諸病症體會既火閱歷已深故能觸類旁通識見眉到自不被共局於一見之書所限血如
始育

追問族科廿四三男京東之子細俚患麻百六十七

病有命門火表五臟皆陰風寒食滯要審此四字而致毒不透發者甚藥

此四字要審

不惟辛溫甘溫不能透發卽或進用大辛大熱而不極力開發攻逐

亦不能透其肌而發其表余治麻症甚多藥用辛溫破格出奇不下數計然總未有如同族科廿四之長孫孚某其病患麻症見效藥之辛熱至極而不可解者歲乾隆丙午秋科廿四先產一孫甫及三歲因麻風寒未謹點出復閉余以麻科重劑迅投異其就近點復遂發外解服後效微有見中被一醫改用清涼內消隨卽病變復邀余醫余斷是病卽爲告辭及後生此一孫年亦三歲其麻附近皆無惟有

有是兒之母乃忽先見審症用藥非用辛溫辛熱不能但終不若是兒藥用辛溫辛熱以致於極是兒麻初見點經火不透且見喉有喘時是明肺竅未開藥有宜於麻杏。峻氣時聞飲食不思是明胃氣不溫藥有宜於香砂呃時一發發則連聲不絕是明寒氣上逆藥有宜於丁蔻小便微滴大便不通是明下寒阻逆藥有宜於大黃附子口有痰沫胸有嘔惡是明胃有水溢藥有宜於生姜半夏面色萎黃點出不紅是明真氣不統藥有宜於芎桂心思錯亂皮覆顛倒是明心氣壅塞藥有宜於茯神遠志惟是諸藥迭利苟非伊先之孫伊先之于犯麻悞治醫經余手論斷不差決不於此病麻信余用藥之篤在

余利用是藥一劑此三百服一劑則已及至二劑而點不透渠則日進四劑日進四劑而麻如故藥則復加一劑其成五劑而功始見精神始安麻亦漸次而透發矣。曾計自麻見點以迄收瘧其藥用至五六十劑而止。方中所用生姜取汁約計一十餘觔之多。附子半夏亦用數觔有餘。惟桂丁蔻荳黃用不敢多。是時諸醫聞知無不詫異。及後病癒全愈乃有叩問其故。謂此麻本是毒。何以偏用毒攻。詎知人身上下營衛經絡全賴命門真火以爲敷佈。火氣既衰。內加臟腑外如經絡皆屬寒凝。非不用此迅利以爲宣發。陰何克除。陽何存。毒何克發。庸醫惟此。但知麻毒不出是火是毒。既不敢用表散從其外。

解復爾空妄用寒藥使其內凝倒行逆施不犯何待蓋毒以發爲主
發則毒不內留而苦寒下藥可免但命門火衰而無寒滯血脉空虛
及水裏火盛血枯毒與火并則又不可妄用辛燥以致傷人性命者
矣

麻用寒藥疏發世人道爲至可看來總是兼有內寒症雜故治不得
不從慾衆以投且見有大效此非故爲好異實因治應如是
而又不得不如是者耳男省

吾識

治臨川縣東入都白水港表綱及之子梨仔麻方案

百六十八

麻症先須分陰陽。臟體若臟體純陽，其陰必虧而無痰濕內滯。其發最易，故藥只宜荆防薄荷以發表，廣皮以疏裡，然亦不可竟用涼藥。早投若火盛毒盛，來辨甚急，則涼藥不妨參用，然亦不可脫却表藥。如其臟體純陰，火氣已微，痰濕最盛，毒多內滯，其發最難，故有似發不發之象，非不大用乾葛以鬆肌，麻杏以開肺，丁蔻以下氣，庄黃附子以溫臟。川芎杜仲桂枝通管和衛，何以使其毒氣先發而發於表乎？醫者每遇陰虛血燥，臟陽之體，多用輕清發表之藥以投，類多中肯。若涼藥過用，亦必生變，如遇臟陰之輩，表藥輕微，見其似出不

出或種毒藥或用況解其變異常但世競傳麻不敢燶卽他因其涼
藥而敗皆識於數與醫無怪獨不思其麻毒在腑其口少至老終不
能免原是毒氣總欲外發內不存留自應順其性而跡泄之如麻十
分外發一二分則少一二分之毒發三四分則少三四分之毒若全
發則竟無毒內留若於將發之時者不能撥運外出早用涼藥內
濡一二分不發則有一二分毒內滯三四分不發則有三四分
毒留若全陷不發則命傾刻告殂爲問醫之治麻其果應早用涼否
耶但其臟雖純陰而醫邪陷在初其藥仍宜大表不可稍存清涼之
見若陷在中發之者看其邪陷一分卽用清解一分之藥而九分未

藥不除邪陷二三四分卽用二三分清解之藥而六七八分表藥
仍用邪陷六七分卽用六七分清解之藥而二三分表藥仍不可除。
至於發表之終毒已勢頽難出而表藥仍須酌用但竟不用重劑內
托解毒者勢輕重酌奪若毒輕者則從輕治如牛子銀花焦梗丹皮
赤芍生地歸尾連翹花粉亦可解之若毒勢盛者在腑而見便祕當
用枳實大黃芒硝以解口渴當用石羔知母犀角以解氣粗當用牛
子括蔴羚羊角以解血熱面赤當用紅花紫草犀角以解心熱亦當
用犀角黃連以解身熱當用黃芩以解肝熱亦當用犀角胆草以解
腎熱當用知母黃柏生地以解若毒勢重極雖石羔在黃用至半劫

亦不爲怪。若下多傷陰，則地黃參必用。上多傷氣，則參者五味必施。下多亡陽，則附桂必投。書所謂有病病當成寒，處已余治臨川

正白水港支女之子，臟體半陰，居在初出之會，因醫妄用苦寒，以致頭

面隱隱不清，胸腹畧有，惟手足全無，并見氣喘痰促，口渴，正是毒陷

二三分之象。余卽進用廣半附子姜汁葛根杜仲獨活，內參黃連拈
薑花粉同投，以除毒陷二三分之意。余視是兒病急，逆料不救，幸藥
與病投，屬收應用。黃連知母石羔括葉生地紫草車前大黃川朴，至
於平臘，亦當從症互參，總不可使毒內留爲禍。

毒雖漸次內陷，而表藥仍不可離，必待內毒勢急方止極，是見要。

治同族太學宇維傑長文郎瘧痺醫壞案

百六十九

麻毒。應從外發。不應表時。雜用清藥。以致浸淫不透。而成空內陷之症。歲乾隆乙卯。視余族維翁長文郎。麻病見麻。隱隱不發。面則青晦。不亮。余卽索原藥單以視。只見表藥甚少。既不能以疎發。而裡又挾苦寒之藥。余卽告其病。迫若此。不卽疎發。仍用苦寒。恐有毒陷之症矣。日後要用涼解。不計其數。當用乾葛升麻等藥。以呈渠。見其单不悅。嗣是毒點不透。不屬隱隱如在。余說此。今毒透一分。以免日後少解一分之毒。毒全透。則毒竟不用解。渠意若以余言爲非。俄而又召余。詣余曰。麻已多時。不能再發。自今凌遲已久。毒氣已盛。潮熱便祕。

口渴氣粗諸症悉得。毒已告陷。若不峻用苦寒。使毒下奪。不能以解。
因用大黃三錢。牛子一錢。紅花一錢。紫草八分。犀角八分。黃芩二錢。
生地二錢。石羔一錢。知母一錢。貞母一錢。麥冬一錢。川朴一錢。只壳
八分。生姜一錢。每日照單進服一劑。服至六日後而始安。使於癥發
之時。陳發不雜清涼。毒亦不致如是之陷。此非毒本自陷。實因不通
醫士之耳。開其毒暗之門。釀禍至今。而必用涼以解之也。

毒已被醫所陷。是無有毒可發。至此易散再表。惟內毒勢成。在在
症見。到此有何顧忌。自應大苦大寒以清正。書所謂麻不敢燬之
意。但非麻毒初起。卽應用涼。之謂觀此。一案自明。門人張廷執

治同鄉陰虛火盛惠麻痘瘡

百七十

凡癰症素患陰虛者火必盛火盛者毒必燭故治陰虛之症在初亦必用表而表不取辛溫辛熱以助火勢惟取辛涼以爲既勝如荆防蘇薄有微則用只桔有氣則用橘有食則用楂楂甚則身熱火盛咽乾則用連翹焦楂不渴者前若見面赤如橘則用歸尾亦有棘根甚要或用金錢花牛子各根亦無不可所以書中則有因熱遠熱及癰不敢服之說卒之其說既行而麻杏姜半之藥在身過火素寒痰食附不移之荒果加桔梗薄荷矣乾隆庚子余鄉麻痘盛行其中惟有豆蔻葛根葛根湯透風溌即用大半本藥凡一切辛淡甘寒苦寒

之脉者。人以阻毒氣。使表裏俱熱。則中寒火。其發反用
苦寒。上藥之辨。或過盛陽。即用辛涼。辛平。辛則能以發。表涼則能以
疏。毒凡一切過辛過熱之藥。竟不敢擅。至於裏氣。亦必改用清
涼。使其緩解。緩解不應。看有氣相。便結丸也。如血此之症。必用生
黃。只宜多連括。蓋石羔知母。生地。梔角之藥。庶可得以下奪。後身
熱不退。或應補血。或應泄陰。當相其症。可耳。故葛建中則有白麻。應
用涼之制。鴻氏金鑑。則有全真。一派滋陰退潮之方。至於半陰半陽。
則藥寒熱雜投。溫涼并用。但其初起用藥。總以表發爲先。不令毒稍
留。內以生百脉。外不能養。氣矣。片則惟。當苦寒。內尊爲急。仍

看體氣酌用疏利。余治鄉中麻疹，百不失一。惟於麻症見發之時，用其臟體酌其辛涼辛溫辛熱辛平以爲施治。發後酌其苦寒苦溫苦熱苦平以爲選用。外有氣虛不振，血弱不營，則又因症酌施。總不可拘一方一症以爲治也。

此是陰虛火盛，麻發之症。故治不敢大辛大熱以助其火，以助其毒氣止宜平平施治。及以不藥爲高耳。吾父治此甚多，而要總是相其臟體陰陽，及今所見兼症，以爲審治。吾識

陰虛麻發其類甚多。凡山野藜藿之戶，此比皆是。故藥不在多用，卽用亦不敢過爲燥熱。所謂麻，不敢涼者，大概多屬此輩。若執此

語於絶膏藥子弟非屬內虛即屬寒毒欲透發而不能醫者既
不能於臟之陰陽追求又不能以本症本脈兼證兼脉分別員通
沿廢的以爲施治惟執古傳一二套方以爲混投其在藜藿之子
可保無虞一逢膏藥毒不透發變症日生可奈之何姪綏之

治縣城北隅堂內姪羅桂丁痘案

口七十一

痘初發動，節當升發。若不升發，則痘毒藏蓄，變現真測。但痘毒勢深重，恐痘一齊升擁，稠密無空。其症必見便秘，達節大下以奪其勢，否則灌漿不周，恐成空殼，瘡而死。并若麻出不湏，漿灌總以透出之為愈也。歲乾隆己酉仲夏，因公在城，忽見余內堂姪桂丁之兄，寅初因患痘出，稠密盡成空殼而死。而桂丁亦已痘月，發燒，獨智余。余見堂舅心意信賴，按症升發所用，皆是升瘡活血行氣之藥。幸而見熱不密，內無梗塞，不必分途用藥。而亦結實，調營，養血，附氣導灌漿，飽補余深。幸之急。一日夜被迷，外侵漿溝已滿，痘即變黑。余思是兒痘

色易變。用服。服透體以桂枝。大劑加酒同煎。側刻痘轉紅潤。阿使
不急用。惟及。及加酒達營衛。不几。等於桂丁之兄。之痘。同爲告難者乎。
時有內婢。健行。與余力辨。乾幕在初。不宜進。則用。則毒氣盡發。有如
花燐聲。响紙粹之謂。審是。則乾葛見。不宜投。投則肌開肉裂。獨不忍。
痘欲達肌。達則使毒無停。今竟升筋。不用。將欲使痘留於經絡骨髓。
而爲痘後癰毒之患乎。但或謂痘已透。不宜再發。近是。若竟以此爲
患。不惟於理所無。且更於背末。就想是妄有所聽。以致妄有所論。如
此。

葛根一味。痘不透。醫則用透。則不用此。是一定。

治法何必

男首
半爲疑議
吾謹

治余小兒省吾痘瘡灰陷泄渴不醫案

百七十二

痘瘡灰陷雖是血虛而見色灰不赤然亦有氣衰脾濕而血不與氣輔致血與氣交脫則又當以補氣爲急而當歸補血之藥不敢雜入同投以致脾有溫助而成滑洩之勢也卽以余五小兒痘瘡灰陷一症論之小兒素羸火衰其氣本陰而不陽故血不虧其無有而氣恒悉其不振倣處小兒患痘多屬請師佈種乾隆庚辰小兒年甫四歲亦同在地請師種痘以免行痘難有異氣種痘先師止知痘瘡灰陷必兼補血故當歸首烏補血之藥無論是否下泄必雜一二錢人於黃耆同投其黃耆不敢多用一心總以補血爲主而補氣要藥並屬

點各具數與痘氣純見脫之症究屬何益余見小兒頭陷色灰領刻
變爲水泡而潰便則時泄不止一身脫肉因是頓消且尤見有門外
私語之事彼在床內閉目仰卧無不神蕩皆知卽隔數十步之事亦
曉余謂此不大藥補氣則氣必脫而弊不絕一味陰藥潤藥以進則
脾更見滑泄因以大劑保元外加肉蔻連服十餘劑而安時有痘師
與余強辨謂耆總宜減少當歸首烏應加些微彼僅知授先人死法
又烏知當歸首烏性潤而滯得此則脾愈濕其不滑脫而弊者幾希
氣陷脾濕症見泄瀉自不應用當歸首烏以致泄瀉更增自此理
本甚顯淺而痘師竟爾深辨可謂懵然無知男省

吾識

治余小孫次璠痘瘡不起案

百七十三

起。脹固賴黃耆人參升補肺氣以爲起發而亦賴氣在於痘瘡以爲通達。使徒拘守種痘起脹必賴參耆以爲升補而不看症施治變乞未有不失。試以余小孫次璠痘脹不起一症論之。余小孫素稟火衰。凡過水穀入胃全不消化故食非飽悶卽見慢氣每服杏砂溫胃之品自覺稍快一逢者則下署丸而見痛疼小便短數上則眼胞合縫欲睡精神疲倦不振手足重着不起此未種痘常見之症也及至請師種痘時值起脹他症無有痘師教以微用參耆以爲溫補外加芎歸鹿茸以通營血未嘗不是惜乎脾氣素陰稍得寒藥內入卽與

臟氣爲鄰。余方授以半劑而氣若磐，再授半劑而食即便，不思痘，即醫收而顛，且更見有嘔惡之弊矣。余以是症告諸痘師，而後尤不覺悟，反謂原藥止宜外加附子以投，而香砂量爲趕脹切忌。余竟不信，乃以自製六大暖胃液投之，而痘頂起飲食，精神振，自不見有昏倦淹沒之象矣。痘師見余藥效，自道醫理淵微，余指止守死法，而不即其達變。倘非先生之裔，得以自救，不無稍慢。自覺滿面羞慚，且云謹記於懷，而不敢忘。

氣以通活爲貴，不通則痘即不化。質此理本無甚可，何謂痘師全然不曉？此又大可異者矣。鬼

治族弟繼萬下身瘡發癥

百七十四

瘡屬溫熱，舉世皆知。問及醫士，治總不越銀花牛子羌防獨活荳木川朴米仁歸尾赤芍生地丹皮澤瀉以爲通用，甚則進用黃柏地榆槐花，并或更用瘡藥以爲敷貼。治止如斯，有何考核？雖真而令病無遁情，治無不效者乎？歲乾隆甲寅，族弟繼萬來余詳述伊病：自腰而下，患瘡毒，焮紅腫痛，而肛門尤甚。起坐甚艱，問及他醫，有云清熱利溫，及或搜風解毒。有云稻米薏苡，以收粥。紛紛持論，愿求一診。以破其惑，余細診其肺口右寸脉，獨沉微。因向渠問現在精神，若何？答曰：氣倦無力，頭屬下墜，無疑惑。速以玉屏風參用升提之藥，日服二劑，而

氣自爾上升氣升則血周流無滯而瘡目不下見書云下病上療於此可証是病日服二劑至服五六十劑而瘡始除因嘆世俗庸醫見病治病活潑甚少舉此以嘆治病之變有不可拘如此

氣盡下墜凝結不升壅而爲瘡爲毒理所應有且下既實則上必虛故爾氣倦無力明其理以治而瘡與倦俱除男省吾識

治房叔子謙若脚患天花泡案

百七十五

天花泡一症初生卽見形如湯盃作泡破卽漿水成瘡此多由於毒氣客於皮膚搏於氣血而生故其治總不越乎生地升麻山梔藍葉大黃外用猪油入藥煎熬去渣將油塗於患處但泡發在下部而泡不亦並診其脉而脉或見不數則藥又當改易歲乾隆辛未余有房叔字謙若者因兩腳偶犯天花泡一症余止據渠之脈而見浮濡無力其瘡之暈亦不甚紅兼察所見兼症則有身重懶怯之弊據脉據病活法是治症是治因用獨活一錢防風一錢連翹一錢赤芍八分茯苓二錢澤瀉八分蒼朮一錢米仁二錢川朴一錢史蛻五個當服一劑而泡其卽

除矣。此是泡發在下治應如斯。若果通身皆見癰，亦作燒，并脈浮洪而數，則治自當遵古所用生地等藥。空煎油外，擦并可煎水內服，故病在人隨症變化，分其輕重以爲調治可耳。

瘡雖既白，脉更見濡，其溫明矣。但此止是微溫微熱，而不可作大溫大熱以療，故其用藥亦屬斟酌不苟之。

姪綏

治血症細音妻吳典鳴鳳梅毒案

百七十六

梅毒得於外感者易治得於自作不精者難治得於烹養父母胎毒者尤難治歲乾隆壬子余因吳舅在舍詢及身患梅毒之病其毒俱在絮要穴所問其身中惡寒答曰畧有問其飲食是否相故答曰無恙問其大小便是否通活答曰旬日未解問其瘡處是否癰脹答曰如故診其脉洪大而紫知其表裡邪勝內兼外感風寒余用麻黃細辛以除外感之邪乳沒以除血分之滯雜黃以扶正氣細辛利毒根子雲蓮黃芩丹子以解上焦之惡毒膽草赤芍生地甘草以解中焦惡毒知母苦桔梗大青葉角胡連以解下焦惡毒而明引火小便燒石

紅花、白芷、桔梗、白僵蠅等，連於大便而出。山甲角針以除毒癰，石斛之結
防風、荆芥、薄荷、羌活、川芎、以除風留症。膚杏仁、枳殼、川朴、以行毒氣。
在於腸胃，并鳴並泄，加葛根以祛骨髓火，伏風邪。凡此五味，肺經、桂
表裡，皆是毒藥。服一劑至六七劑，而大便和通，痛亦漸減。再
服十石餘日，大便平。身瘡者，服此病是已下，或生瘡者，是惡毒所致，故非易治，
非易治，而並由於胎毒，稟受及日不正之氣而得也。

梅毒表裡內外交感，當參照分步來治，故能如此。助奏，見

後跋自七十七止

余於醫書之一道考究有年。自乾隆壬戌，因父病，多始窮醫書而審視之。第見症類繁雜，藥性紛雜，脉理淵遠，湯方甚衆，而傷寒一書罕甚。舛錯在初入門尤難下手。註解既多聚訛，不少愈解。愈晦，直有百難歸一之致。更值外務紛擾，身無寧晷，欲求書之真處，難獲。每於夜靜，取其傷寒書，計共三卷，拾餘稿，姑先逐句深求，參互考訂，經歷五載而始得其真處。會通而纂集焉。其書一名傷寒分疏，一名傷寒合，溯計共一十餘卷，再細推求其脉，非徒得其形像，要在通其首歸所，見類湖脉學。言脉之形影，而脉之見症，又止舉指其一脈，試規正。

專重時令而畧病症似屬荒唐真處不銓仍非全璧之書及觀景岳
脈法醫通胗宗三昧悉與仲景脉法相符始慰余心而又嘆其論脉
深微圓通活潑有辨心粗氣浮所能希其萬一者矣爰取是書再四
深求如剥蕉心始會其蘊而貫通之名曰脉理求真而脉之一途始
自信其已明而無有遺憾矣既而搜查藥性其數甚多辨性非易卽
摘其要亦篇不少况書所論氣味類多牽強考之本經有言此屬漢
儒所造而語又涉庸鄙更有藥名古今更換不同市肆別號各異於
是不惟寒暑復將藥性考核既求其同復辯其異此書又歷數載始
成亦頗其名目求真計共一十載卷然猶謂病症傷寒而外雜病甚

多此症不審何以理繁就其雜症之大而計之雖數不滿一百就其雜症之細而分之則已固百有餘而况一症之內者其致病之由又更不下四五十種之多其病可謂繁矣轉思何以深求何以會通不得已又購雜科之書而統會焉然功又非一日於是考究益勤寒暑不輟自乾隆甲午以迄乾隆甲辰蹉跎一十餘載而理始悟既可散爲萬殊復可歸於一本稿經四易其書亦分四十貳卷厥後是書告竣又見密齋婦科通用四物止加二味以治婦人百病大有不合復正幼幼集成指定四脉以鑒八病亦少變活潑科止是專視瑤函書甚庸腐並無半語痛發亦非快觀故又取諸大家論斷述繙詳審各自

歲首以迄臘終不暇一時之空而各書逐年漸次論定皆以求真二字爲額其兒科分爲八卷婦科亦分八卷眼科分爲四卷但麻痘二書間嘗考究治驗亦多前人亦有隱而未發集尚未定而尤有最難者所見訛歷方解似多缺陷不全余悉覩而集之除前人已有註釋外其有未及註釋者余悉補而脩之計共方解壹阡卷百有餘上截註其病症病方下截詳其立方意義分門別類本末悉該体用且脩合共一阡四百餘篇分爲二十八卷每篇上下字數約有阡餘名曰方證求真惜無資斧鮮刻今老矣無能爲也矣爰取經驗之要與世諸醫絕不相符逐一摘而集之勉強付梓以示兒輩及孫歷今五十

餘載自悔於醫在用且更求其知音絕少勞碌一生嗚呼苦矣無復
加矣早以是心而悉求諸經史制藝或足見知

當事而達

帝闕當不僅以小道建白猶得報我

國家數十年養育之恩又何至終於巖穴不出第念諸書既成嘔盡心血自髫冠以迄老耄刻無寧晷顧瞻几案秃筆盈庭牙籤滿架滌水磨竭起視沉疴多有獲痊覺於我生不負舉目皆春不無稍快或亦不幸中之幸也矣是爲跋

吾師歷盡辛苦著作盈庭治多效見於醫固屬精深更玩其文凡

論一病而病自源及流自溯源一氣呵成毫無停機知又有得

考亭

長句

獨擅之遺

門人張廷獻

板三十

余苦自幼至今每謂醫爲司命之門關係非小其辨症與脉不得不
不爲詳慎所爭只在毫厘而差則及千里并習見夫世之爲醫類
多粗率思欲補偏以救而滿腹牢騷實不能忍故於所辨之處任
其筆之所至而字少捨點縱其氣之所奔而文少雅馴每一卷
多不自愜本欲將余一生所作盡力剪裁以圖快觀而篇幅既繁
精力有限欲行不果拙莫能掩惟冀大方家諒余止求醫理無微
闡發欲盡並非洞於八股取士風雅見長敲金戛玉之作文墨觀
也至有妄稱余論得於考亭長句之遺不無過譽識者知之自記